

未決旁觀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旣成虜縱在江北
我有應接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
乘勢擊逐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四面便利捷疾尤
在舟師之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
入江而決死鬪者其勢難今堡塢旣成有易無難三
利也戰艦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
可治今舟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使虜果忌堡塢
爲彼之害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阪瓜步近在江
津定山去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爲江中家計
強弩所及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

虜人畏而不前置而不問力盡攻擊卽除眞六合等
城或有退避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形其前或
出其後制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爲用力寡而收
功博孫氏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
餘者非幸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
之用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虜雖再復求渡騰突紛
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其險阻其豪傑見團結山
水爲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
以聲勢使自爲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
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克國先零棗祗許下之謂也不

公所以親
道學故自

傲事然夫
紫陽治黃
右水營不
倣

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
屢復以自濱於流離死亡也哉臣自去冬憂悸熏心
舊疾之外復增親病背病半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
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
極有未備而某羸證既成不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
豈勝慚懼伏乞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方老於智謀
之士前來建康糾剔某妄作疎漏之失攻尋前史規
畫續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所扣之至
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圍
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

揮施行

陳亮乞措置定山瓜
步石跋三堡屯口狀

為萬世治下首示不徒狀
延氣事之曲所也

漢袁帝切
平當決鎮
河堤夫言
九河今皆
湮滅宜博
求能濟川
疏河者詔
下吏民莫
有能應者
特詔賈誼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
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
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
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
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

八編類集 卷九十一
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游肥美
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
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
居之漑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隘者去水數百步遠者
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
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
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
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徃十餘歲太守以賦居
民今有起廬舍其中此臣新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
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
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
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
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進隄如此不得安息今
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
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甚
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郡田廬冢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
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

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
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河治之費以業所徙之民
遵古聖之法定山河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
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
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
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
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
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
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
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

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
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
潰三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
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
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
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
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十之其
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
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
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

皆徃徃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
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
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
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濕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
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
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
足以通渠成木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
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
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
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
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
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
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
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
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戒言水性就下行疾則
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
泥今西方都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
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

雨多水暴須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但而居水也可久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

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掾典其議爲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河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衾衣食縣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賈讓論治河奏

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况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壑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壑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

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於災旱貧虛之際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歐陽

修論修河
第一狀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

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旣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壟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瀆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

此宋河之
故道

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曰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壟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壟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橫壟之水，又自下流先淤。

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壟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下。何緣而頓淤橫壟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

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
有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
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
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
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
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
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
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
欲增一大所開三赤之方倍爲六尺且濶厚三尺而
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

尺之方以開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
能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歐陽修論修
河第二狀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壟故
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
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
畏小人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
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旣又捨故道而修
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
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銳意

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因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亂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

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今言者謂故道旣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

歐陽修論
修河第三

狀

今者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隄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虜中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略如此

蘇轍論開孫村河

稗編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克國擊先零羌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斛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必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

即金城郡

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

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

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

繕鄉亭浚溝渠

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

理湟陜以西道橋七十

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

田事出謂至春人出

營田也賦謂班與之

至四川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

十倅馬十二就草

倅馬副馬十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

為田者游

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

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

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一部為一校

吏士萬人

留屯以為武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摧折羗

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羗虜相畔之

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

食度支田土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

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瘞墮之患

謂因寒而墮指也

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

小開

皆羗種

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

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

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
宜不久矣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
羗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二
千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
黃羗俱亡者不過四十人羗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
屯兵詔可充國振旅而還

漢志漢屯田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
田畜穀爲減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淮陽郡項城縣艾以爲田夏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
以東至壽春郡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道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

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
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
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道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
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
二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
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
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
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旁水四百
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

計久而後

治水亦在
其中

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魏志魏屯田

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釋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

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散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旣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

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與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旣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堯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鄆魯齊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

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右正言田况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可卽其地大興營田

以保捷兵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倣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川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屯田旣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田不限

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

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况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舖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洲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破支務者量出脚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費糴以免國公

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

宋志宋屯田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伊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漑鄭國傍高卬之田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

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
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
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
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
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重爲雲決渠爲雨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
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永和
中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溉之利及於民者爲田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一

圖書編

六曹類

工曹

楚丘之方中圖



定非方之宿營室星也
 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
 月也建亥月小雪中氣
 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
 宮室故謂之營室衛為
 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
 營立宮室樹八尺臬而
 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
 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
 正南非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劉相陰陽圖

春秋二分夕入之日

⑤ 第五西表
從中表望夕入之日以立西表

夜從中表望

④ 第四東表
從中表望初出之日以立東表

非樞以立北表

③ 第三北表
非樞以立北表

② 第二中表

春秋二分初生之日

八千餘頃及熙寧中盜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甚矣至取其田以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剩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去者凡數千頃而駸駸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矣倘今日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付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專其利哉

漢志漢水利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九十一 工曹

三

天者十餘年不日限然三三其樂矣
 後者十餘年不日限然三三其樂矣
 昔矣至其日以體之入山未嘗也
 八子何如以測寧中盜謀其中者
 六子何如以測寧中盜謀其中者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
 易以差元朝立四丈之表于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
 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秒之差則少矣
 元朝立簡儀為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
 下屋背中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
 運矣古法以五表求地中以今思之惟用一表其表
 與人齊高當午日中畫其短景於地以為指北準繩
 置窺筒于表首隨準繩以窺北極若見北極當筒心
 則其處為得東西之正或窺見北極之東則其地偏
 東窺見北極之西則其地偏西矣既得東西之正乃

于二分之一之前十日內就其處置壺漏定十二時以兩日午中短景求與時參合于春分前二日或秋分後二日日正當赤道之際於卯酉中刻視其表景畫地以定東西準繩若卯酉兩景相直而不偏平衡成一字則南北正中矣兩景或曲而向南則其地偏南或曲而向北則其地向北矣此法蓋以午景與北極定東西之偏正又以東西之景定南北之偏正測驗之最精者也

名

納曰 東西二陸之中 ○南陸

北陸

西

東表去日近每晷後景方中南表去尤近正晷臨表土故景短

中表每正晷

景與土圭等

西表去漸遠每日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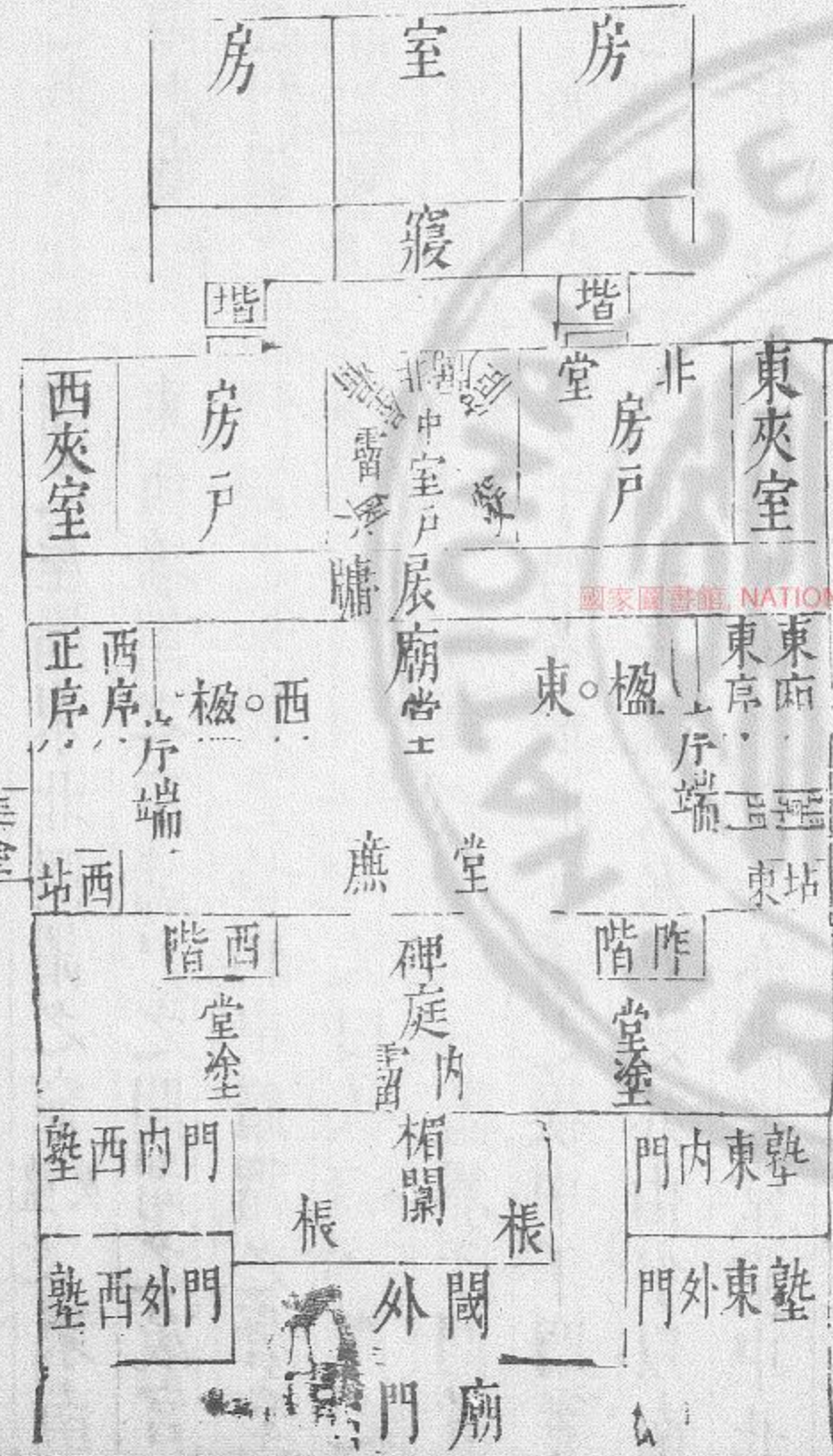
景已中北表去尤遠每

日中景已過

圖



寢廟辨名圖



按洛誥所謂自服于土中蓋以自三代以前則洛爲中國之中以今天下觀之則南北袤而東西蹙則其所謂中者蓋在荆襄之間也朱子曰豈非天旋地轉閩浙反爲天地之中閩浙乃東南海盡處難以爲中朱子蓋以聲明文物通論天下非論地勢也

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宋朝岳臺是地之中

岳臺在俊儀屬開封府

已自差許多

法土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爾雅曰室有東西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

謂之與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窟盈之東南

隅謂之窆一甲東西墻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

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廟中路謂之唐堂

塗謂之陳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又曰栝于結謂之

闕棖謂之楔華錦反又栝謂之闈魚列蓋界于門者

栝也亦謂之闕旁于門者棖也亦謂之楔中于門者

栝也栝巨亦謂之闈士喪疏云房戶之外由半以南

謂之堂士昏疏云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堂中北

牆謂之牖士昏尊于室中北牖下是也堂下之牆曰

壁士虞饗在東壁是也坵有坵西坵士喪疏云

堂隅有坵以土為之是也塾有內外士冠註云西塾

門外西堂是也月令曰其祀中霤燕禮設篚當東霤

此言諸侯四注屋之東霤又有門內霤燕禮賓執脯

以賜鍾人於門內霤是也

圖 門 應 門 阜



大雅云迺立阜
門有仇迺
立應門將
將迺立冢上戎
醜攸行

制 寢 子 天

寢小 東南西北 九雉七 雉為雉 二為雉 十二為雉 七十一丈

寢小

室居二雉

寢小

室居二雉 牖牖 康 東序 垂

寢小

室居二雉 牖牖 西房 垂

位 位

西塾 外塾

位 位

東塾 外塾

屏

宮人掌王
六寢之修
為其不觸
除其穢惡
去其穢惡
註略寢
一五小寢
謂之屏間
階之門謂
之鄉庭之
左右謂之
位門屏之
間謂之守

八編頁集

卷九十一 工藝

六

八編頁集

卷九十一

五

廬舍之圖



此都邑之市亦以井田為規其中為王宮其前為朝左宗廟右社稷其後為市四門皆有門市賈百物至皆貿易而市官為之治其爭亂并譏察異言異服之人市地為廛貿易者所居也其外六區皆民居四十家共一區凡百畝所謂二畝半在邑也蓋廛有義賦其田也謂市地之賦稅也受一廛者所居廛市之地此言其規模之大畧也

廬舍之圖



此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所謂五畝之宅也春夏則出於田以治田秋冬則入屋於邑以為安也居之宅四圍墻下則樹桑以供蚕飼其餘空地則種麻以為布苧及蔬菜之類蓋在野則八家共二十畝而二畝半在田在邑則四十家共百畝而二畝半在邑也

堡制者非無制之難也能全其制之難也夫善守者
因天之財就地之利故敵有不攻藏于九地之下古
人曰收其伍全遠其五敗又曰濶與上倍高與下倍
今之民堡豈知是哉故二約堡制其目有四一圍垣
地置旣得則圍垣宜講也大小不限曲直無拘但取
內容丁衆外遠俯逼而已然大不如小小則堅直不
若曲曲則易守故宋藝祖筆塗趙韓王城圖不使端
直金粘沒喝一覩汴城便謂易攻也又古人垣制多
以高五丈下濶二丈五尺上濶一丈二尺五寸爲式
今時民堡則大率高一丈五尺加陴隄爲二丈下濶

丈餘上濶五六尺而已垣太低則矢石易及陴隄難
保近虜攻堡多飛石墜其陴則人不敢垣立而後蟻
附以登今制以垣高二丈加陴隄五尺共二丈五尺
視古制爲半下上收濶亦如之庶中道也二敵臺圍
垣旣立則敵臺宜講也夫垣之棄守全在敵臺垣雖
方直有臺則守垣雖委曲無臺亦棄然敵臺宜多多
則護垣爲易宜高則四擊不礙古制謂敵臺高與垣
等者以垣高五丈也今垣僅及其半則臺宜加高元
年余肅敏公論塞垣敵臺曰每一里一臺以爲火器
所擊不下三百步夫火力縱及豈能一一盡中中空

八經類纂 卷九十一
過寬來往鮮力矣則又宜加多今時民堡敵臺全不
如制受病甚多如角臺本宜平直卽以東北角論之
則循北垣而東築臺若干丈尺亦當循東垣而非築
臺若干丈尺若欲以垣相附以省工費則附東垣矣
不得更附北垣附北垣矣不得附東垣縱使兩垣俱
附亦須爲臺三四附牆者半專面者倍如以磬直向
外磬折向內今皆不循垣直出又不以磬直向外但
疊土兩垣之間斜附而上地置旣繆矢道皆斜臺以
塞垣而矢石不及何以爲守又一面止築一臺夫臺
之多寡以堡之大小爲之堡大則多堡小則少大抵

兩空不得過五十步又堡有垂角而出縮腹而入者
亦須量勢爲臺必使相及今一面止築一臺不論遠
近出入矢石縱及亦弱而無力倏忽之間爲虜乘矣
又高與垣等而收頂不及一丈夫垣陴恒爲虜墜者
垣低石可及也今臺高與垣等則臺陴亦不易呈收
頂止一丈所容寧幾人發矢發火器何以展布又臺
陴不五六虜以兩弓注一陴則臺人不敢伸首出望
與無臺等矣此皆害之大者今制臺高三丈高于垣
一丈收頂方二丈皆東南直出陴牆至三尺而止順
立柱木二尺餘上加橫木復爲牆尺許中空遍置木

牌外爲附眉內加轉撥或開或閉惟吾所欲虜注矢于此吾則啟牌于彼夫牌畏注矢牌一定也牌啟無常斯不畏注矢矣此專爲發火與矢若夫礮石則踰墻四出不必凝望忖度也三牌隄敵臺旣就則牌隄宜講也夫垣旣不高牌復削薄遇攻則不支其衝竿飛石之往來自守又無以久縣石懸木之上下一有損墜即將以赤身之人立于孤垣之上聲弦可顛矣邊人曰虜飛石墜牌則以竿裹裹爲人形加革帽高揭之以惑人衆見喧曰虜登矣爭先自投虜徐蟻登此牌之害也今民間率用土坯殖土以成曰土坯又率立植

其易墜故宜近有議用磚者磚質狹小亦與立植與

坯何異但多費耳今制必用泥坯水和上模成者曰泥坯橫卧

爲牌外以茅泥多入泥以草或麥藁曰茅泥固之庶堅厚可賴也

四甕城牌隄旣成則甕城宜講也夫民堡之破半咎

于門何者鐵裹以禦火也今鐵葉至薄不禁薰灼鐵

熱木焚爲力不難而門上無懸樓以遠擊無漏槽以

下水嘗計人力擲草幾至十步千人齊擲草且成丘

發火以焚無不鎔壞門壞則雖有人乎垣無及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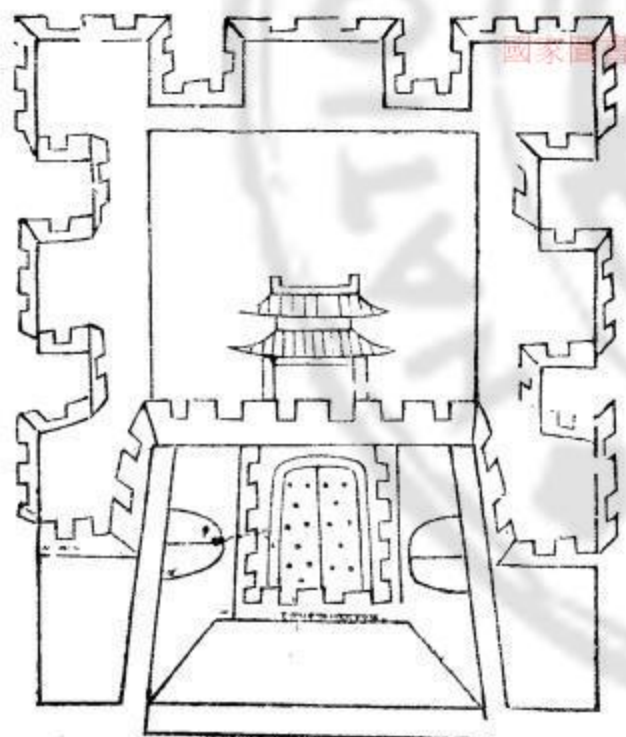
必有甕城高厚與堡同內外俱爲牌隄旁開一門亦

用鐵扇已併廢堡之門取以爲用可也夫甕城高厚

與垣等內外皆障則雖洞其外門亦無虞敢入者而
況爲重門邪

甕城圖

小堡有甕城而
不用敵臺大堡
乃爲之甕城不
必太大大則更
須角臺



嗟夫錯之爲文帝畫也時值其難姑舉其大乃今而用錯畫則時易而當致其詳事半而功倍之者也何者楚漢兵爭燕代反復漢其時塞口至絕少夫錯首言更踐之無功次陳謫戍之賈怨立拜爵之科開贖罪之路多方以求懼無人也調立城邑毋下千家慮不守也乃若今時則生養旣久戶田大滋由塞垣以達畿輔不憂無人也穉邑碁布不憂不守也所慮者村落之民耕作之輩耳徙之城市則奪我農時任其便安則遭罹虜患故必鄉爲之堡而家教之守鄉爲之堡險在地也家教之守險在人也宣德之間虜警

絕少塞宜城也而不城成化弘治之間塞田屢減鄉宜堡也而不堡弘治正德之間虜馬擾矣民亦漸爲堡矣官宜爲之制也而不制則不實矣

民堡說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非獨秦始皇築也昭王時已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起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造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矣秦之後若魏若北齊若隋

亦皆築焉

長城說

方虞集議開京東瀕海之田而極施爲措置之詳其法非不鑿鑿可行也而肉食者鄙竟以浮言阻之卒

之至正間海運不繼燕京乏食宰臣議行僅以紓一時之急而國之成敗莫之有採豈議論多而成功少

集之言有不足用歟無亦主之者無其人也開後田

治水諸器十有三曰鐵簵箕曰五齒爬曰杏葉杓曰

攪江龍曰方船曰水車曰岸斗曰泥攪曰泥筐曰鐵

鏟曰竹覽皆舊制也曰活閘曰刮板余新制也然皆

可深閘河耳而深黃河之法可以制勝之乎鐵簵箕

重艱不可用五齒爬可搜泥根杏葉杓可撈淤泥攪

江龍急水可偶一為之多弗效方船利于載石撈泥

水車大利于乾漕北人不能用岸斗利于挹水南人

不能用泥攪以布為之二人共舁煩難可厭泥筐以

擔貫之一人獨舉用人少而盛土多利器也恨北人

不習鐵鏟利器也南北通習之竹覽水中夾泥唯高

寶湖中能用之活閘以板為之遇閘河淺則施有石

閘之用可移而置也刮板施於淤沙之淺一刮可去

沙數斗二器大利閘漕云

治槽之淤有二法遇淤泥之淺利用爬杓不利於刮

板遇沙淤之淺利用刮板不利於爬杓治水諸器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口則蜀以富

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梁之詠鄭國導涇

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
則興元之荒瘠復爲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
則南陽之瀉鹵變爲沃壤

論浚渠築堰

按古之畿甸數百畝之田必溝數十溝之水必川數
大川之水必就窪而爲湖溝因水漱防因水淫淵因
水罄析而向於矩爲湖爲渚也湖渚多而天下西北
之水不助河而爲暴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可樹藝
而農唐虞之盛由五事宣八風雨暘時若無崩竭淫
溢之災無轉漕輸將之費而封濬分畫功臻于永賴
熙寧之術也此謂本務

治田治水議

正統十三年黃河決滎陽殺入漕河潰沙灣以達于
海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
至徐入于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
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于淮至正德六
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之矣先是黃河未衝之
時清河河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故沿河俱設淺
舖每年轉運故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而淺舖亦設
而不用矣今觀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
二洪一向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而清河一帶淺
涸人心乍見不能無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

由會通以至會河一路堤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
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一向反用黃河之水而
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日望其來而
不可得如酒本傷人之物而耽酒者一向沉溺于酒
反以酒爲生一不飲酒即欲死矣此非今日漕河之
喻乎 治河失其故道

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貝區蓋
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于海上受杭
陸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
獲其利益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遡其委上築

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
得以西決于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
決于漲海故自吳江底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
有二百八十之遙而上流旣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
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販由宣歙以達兩浙迺病
五堰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
于蕪湖而東入于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堤
大湖四十里爲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
五堰旣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旣錮則去者復緩由是
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壅矣單

鰲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大湖之衆瀆則脉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極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口沃而下已則腹滿而中絕矣其後吳執中郝僑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檢遂使江口爲豪強之業江尾爲芟盧之區淤田村落無類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爲不世之患矣我朝永樂間夏元吉以善言水利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

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于湖堤之痼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墾辟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于海其他䟽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

不治哉

論東南水利

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迹併吳淞爲

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聞有水患後吳江長堤一築腸胃始失其利 國初以來水患轉亟而夏忠靖公乃專力于夏駕新洋一時大有所裨其後新洋港水勢湍悍日就深濶而吳淞江之氣脈漸微矣土人以此稱爲漫水港云夫江流迂緩旣無以蕩滌潮沙而新洋夏駕倒注之潮復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合則停停則淤江之旋塞有由然也某恪遵 廟算廣集衆思咨訪輓宜窺極形勢乃知併益爲災由于源之未節江之併行而至于相奪則以流之未得所歸也于是闢治江中壅塞四十

餘里以復吳淞江之故道決去吳江灘漲數十處使太湖積水直注于吳淞濬淞之山涇等港秀川官紹益鉄浦淮六磊等塘洩溇溇之水于黃浦濬蘇之吳塘顧浦戚虞徑南北橫瀝等處洩崑太倉諸水于劉河復濬七浦梅林等塘使陽城巴城諸湖之水徑入于海濬白泖福山三丈諸浦九里青陽出塘雷溝等河使尚崑湖毘陵晉陵諸水徑入于江皆所以導其流也濬白鶴荆城港西汎裏河洩長蕩荆溪諸水入于運河濬武進之水於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鉄猫港洩閩州上流之水亦入于大江皆所以節其

源也源流各得其所然後于千墩堡南濬澱山湖川使湖水通徹入于吳淞又慮江水外逸乃於夏駕及漫水江口並建一閘隨時開閉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可保無虞

經理三吳水利圖說

河南本有水利可以興水田古之人蓋嘗爲之矣如太陽三渠去府城南十里而近分洛水以溉田者宣利渠去永寧縣南三里而近又有新典萬箱等渠皆亦分洛水以溉田者伊陽渠去嵩縣東十里而近永寧渠去嵩縣南六里而近又有鳴臯順陽濟民等渠皆分伊水以溉田者而盧氏縣之東澗水則嘗斫而

爲渠流入于城中以灌蔬圃者也可以灌蔬圃則亦可以灌田與水田之利也至於伊洛纏澗載在經史流經府城外夏秋間每泛溢而東者寧不可以隄障之車戽而耕種爲水田乎

伊洛水田議

竊意必設專官以重責成蓋潁州僉事淮陽副使兩道各有兵餉錢糧問理詞訟之責勢不能兼各該有司非得監司督責人無畏憚合于淮鳳二府特設一僉事擇實心幹濟者畀之專勅給以關防住劄適中州縣撫按同心重其事各道不得侵其權有司勢豪不得撓其法假以歲月不責近功開一頃即一頃

之利招一民即一民之安三年果有成績進秩而不
遷再考再進秩久且超遷之其所轄有司即以開墾
土地招來人民多寡爲殿最亦務各久任超遷如是
十年不臻庶富之效無是理也

淮鳳墾
田說

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灕澗
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當夏秋霖潦之時諸川所
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住曠野洪流盡入諸川其勢
既盛而諸川又會入于河流則河流安得不盛流盛
則其性自悍急性悍則遷徙自不常固勢所必至也
今誠自沿河諸郡邑訪求古人故渠廢堰師其意不

泥其迹疏爲溝澮引納支流使霖潦不致汎溢于諸
川則並河居民利水成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

議與西
非水利

水之利溥矣西北皆可行獨先於京東者何居曰京
東輔郡而薊又重鎮固股肱 神京緩急所必須者
矧其地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深而土澤控海則潮淤
而壤沃利水尤易易也予所屬二三解事者蓋遍歷
山海之境閱兩月而返披圖出示如指諸掌也爲言
諸州邑泉從地湧一決而通水與田平一引而至比
比皆然姑摘其土膏腴而人曠棄即可修舉以兆其

端者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城南則有別山舖及夾陰流河而下至于陰流淀疏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平安城夾運河而下及沙河舖地方又鉄厰湧珠湖下至韭菜溝上素河下素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管山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出灤河又蚕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

營東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管河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王田縣清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二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爲闢其蕪而收其利不難也至于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何至連阡以棄鞠爲茂草乎至于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

里南北度之百捌拾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區相等今萑葦彌林而繫名于勢族然葦之利微即勢族亦無厚入于其間也若如吳越人田而耕之則利十倍于葦即捐其一以與勢族使不失其舊入勢家亦無憾焉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竟欲舉其議而行之茲非其先當致力者乎蓋先之京東數處以兆其端而京東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先之京東以兆其端而畿內列郡皆可漸而行也先之畿內列郡而西北之地皆可漸而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

鎮皆可漸而行也至于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南皆可漸而行也客曰南北均利水矣而非之視南亦有難易乎徐子曰非易客迺咤口子固好奇甚言非之利於水耳烏得而稱非易也曰客何異予言哉南方之民披簑而耕抱濕而獲蓋恒與雨相值也長夏苗將立稿則訟風伯而祝雨師盼盼焉以一涔濡爲快迺西北之雨多于長夏而耕獲之時少雨其易于南天時則然也西北地曠而水夷稍一疏引水卽爲利東南之地高下相懸有轉水於數仞之深者再日不雨則桔槔之聲徹于郊原竭人力以

資灌溉苦且難地勢使然也考之古昔剛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血深入尺澮深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于數仞之深者至於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平其于西尤爲易易也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之勢趨于東南也遼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其難易又彰彰矣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竝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蓋三代之時溝洫遍于列國水之爲利也宏魏秦各擅其利文翁以下諸子人興其利水之爲利也專然皆在西非之境

若東南稱水利者在漢以前惟馬臻開鑑湖而已他未有聞也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旣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于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擬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富遂甲于天下矣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荆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

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墾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田及其季年人多而田少豪右擅陂湖以自殖地利盡而民不聊生者聚故也東南地利盡而西北曠廢厥有由哉吾聞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紀去而田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桑田之變祇瞬息間耳豈久廢之餘固難卒舉者乎是所謂廢食於噎非通論也嘗考桑乾

水發于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夾夾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義門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闢有用土牛逼水成田者恐亦不能久而無患也若督責有人多方招募使桑乾上流皆引水成田則豈惟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水患亦殺矣予又嘗物色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家庄窪高橋舖窪章家橋窪皆連阡里壤廢爲水區非不可田顧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非先致力于水源未可徼利旦夕而終貽水患也勸農而興水利牧養斯民之首務也今若

另設勸農而水利又有專職則若于牧養斯民之外
增勸農水利一事被之號爲牧養斯民者又將何爲
耶今之開府持節與藩臬守令皆以牧養斯民也勸
農水利責將誰諉惟於開府持節者得人以擇藩臬
以擇守令久任而責成之殿最繫焉利興而民不知
者可坐而致也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工曹

漢司馬遷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

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

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

然河蓄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

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

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

治河

漢武帝以前此論近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詳于治渠
此太史公
特筆

一日溉田
謂曰溉田
田功即水
利也

簡渠無所
不利

秦能用人
秦能作事

塞河之始
塞未有不
壞

數為敗乃徙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泮水至
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
澤既灑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
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
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
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一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
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漑百姓享其利至于所
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
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

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
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
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
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
就用注壅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
鐘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
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
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
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距野通于淮泗
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

自古河功
難成田事
好做此太
史開大便
門讀者不
許草草

棄地可田

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餼餼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鄆無水蓄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強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

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菱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不為小不便而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百地可田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為水水類以絕商顏

河決而歲四之不登

東至山嶺十餘里開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楩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

又議塞無可奈何

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汎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迆兮。浚流難，拳長菱兮。沈美玉河，作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棧石蓄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而關中輔渠靈輒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窺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宋真宗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爲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

奏省其什六七。張齊賢以河決爲憂，因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非有胡寇，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退而署備邊策十五條以獻。未幾，選官判大理寺，欲得剛正不回者。上曰：王濟近之。即以命濟。

仁宗時，河入中國，行大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爲大患。旣出大岷，東更平地二千餘里，特以隄防爲之。限夏秋霖潦，百川所會，不免決溢。而大名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郡及開封，往往受其害。於是詔諸州長吏兼河隄，使防塞之法甚備。而決溢之患，時有說者以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之客水。隨決隨塞，瀕河苦之。至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翰林學

士歐陽修三上疏力諫其不可行帝不聽

王同議水云古者之治五行也必有五行之官其去
民用尤近而逆其理則有敗害之端莫甚于水故官
得其任則不憂乎水之敗害誠其勢也是以舜命益
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後世修之未嘗廢
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水官則莫若都水
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太常及三輔皆有
其官至武帝之時尤增重之于是又有左右使者使
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于禹貢之學而習于知
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尉平當以明

今亦何嘗廢

禹貢領護河隄蓋其任職之人未嘗不修其事而又
有水工之徒以佐知其利害是以秦漢之際言水事
于書尤著而魏晉已來至于隋唐其官亦未嘗廢于
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為水
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而主治舟航河隄
隋唐之時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
二署隸之然于水事或領或否矣

李仲昌等塞商河非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
天狀亦未可全非

張齊賢欲署河不

內侍劉恢遂奏六塔之役水死者數千萬人穿土于

犯忌禁，且河口乃趙征村，于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
鍾鄩，非便詔罷其役，令御史吳中復內侍鄧守恭置
獄于澶，劾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以致決
潰，于是流仲昌于英州，餘各被謫有差。自李仲昌
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
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
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
五股河浚之。

神宗浚漳河，從都水監丞宋昌言內侍程昉之議也。
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帝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

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
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大開治徙東

論
三公皆不
知水性之

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
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
京東河北風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
靜，以應天變。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爲之未晚。王安石
格詔不下。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
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
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

說出病痛

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岍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岍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岍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河溢北京夏津神宗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東利害無所校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此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

出聲

吳越王嘗用之療淺亦此類

皆出向之瀉瀉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乎去歲若復葺理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一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杷法下大名令都

濬川杞事
極小亦費
爭論何其
淺也

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
用會子淵以事至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
曰法誠善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
將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
丞王令圖獻議于大名第四第五歸等處開修直河
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
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
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杞濬之苟置數千
杞則諸河淺濶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

虛

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
尺凡退背魚助河則塞之

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

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

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

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

勞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

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立隄今竟行其言大

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

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

宋人辨論

補頁

卷之二十一

五

官難其人王安石理財則用呂惠卿等治水則用程昉等用、人、如、此、作、事、可、知、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

元世祖開會通河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也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逮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牖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河決汴梁發丁夫三萬塞之蒲口復決乃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岍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岍故隄水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于北約八

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彊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鰲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群流奔轉。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忽闌也。里木三河。其流寔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由崑崙南至濶。卽及濶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刺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

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然其間溪澗流絡莫知紀極。崑崙之西。人跡簡少。而山皆草石。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

順帝時。脫脫用言。昔于都城外。開河置牒。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

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黃河決，脫脫集羣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以爲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畛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于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于河患者。

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固，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興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其餘遷賚有差，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

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之兵起

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
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
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慎焉
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
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
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
國三公吾誰適從

以此為城
則築城未
美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

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
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
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
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
其誰云之

周敬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
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
昵甥舅不皇啟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
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
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

以城成周
諸侯亦
未務

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螫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天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于諸侯，遲速衰序，于是焉在。

楚靈王城陳蔡，不羨使僕。夫子皙問于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于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

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辯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旣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旣至，蚩蠶之旣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羨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楚子城陳蔡不羨使棄疾爲蔡公。王問于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成實出獻公。若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成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亾，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

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
亾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亾何待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
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
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盼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
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唐德宗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
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
之上曰邠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

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
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
虜雖至城傍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
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聚衆
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
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
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
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

高駢將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周二十五里悉
召縣令庀徒賦役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

甃甃之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無得爲坎塹以害耕種
役者十日而代衆樂其均不費扑撻凡九十六日而
畢

北周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于玉璧乃置勳州于
玉璧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欲築城于險要以制之乃
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姚岳監築之岳以兵
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
百餘里吾一日劊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
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
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

英雄所見
不同

大軍停留不進其後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
諸村縱火齊人以其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宋仁宗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
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
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太爲
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
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
若京城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
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之擊之
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

八編類纂卷九十一
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神宗時夏主秉常旣寇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爲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罔萌訛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赴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罔萌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畧非所約尚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三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爲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

在也罔萌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播州冉璉及第璞俱有文器材隱居蠻中前後闡帥辟召皆堅辭不至聞余玠賢自詣府上謁玠待以上客璉璞居數月無所言玠疑之乃夏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璉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

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于十萬師遠矣。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璉權發遣合州璞權通判徙城之事。悉以任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

木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茲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旣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甃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刺左廂譏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

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帛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隩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

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礮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諸侯礮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礮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礮者，不仁者之爲也。」

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亾。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有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如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劉曜命起豐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瀉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曰：「聞人主之

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臨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亾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營室，以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興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豐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勅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乎中興之日，而縱亾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狀聞勅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椁，擲

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王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亾之後，毀不旋踵。閻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魍石椁，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儻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亾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興亾奢儉，炯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

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
宮室雖經焚毀猶侈于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
于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徽宗時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
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
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
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爲異聞謂有珠
星璧月跨鳳乘鸞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之遂竭國
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
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
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
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書館八仙館紫
石巖樓真嶝覽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峰竝
峙有鹽池囓囓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
泝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
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
沼中作兩州東爲盧渚浮陽亭西爲梅渚雪浪亭西
流爲鳳池東出爲雁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
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
至介亭亭左復有極目亭蕭森亭右復有蕭雲亭半

山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觀園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澗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間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於南山之外，爲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對封丘門而止。其西則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爲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旣成，帝自爲良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良位故也。

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折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千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將作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云。

新作延福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訢、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爲

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爲海疏泉爲湖鶴莊鹿砦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惟石巖整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旣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清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旣放燈自東華門以北竝不禁夜徙市民行舖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爲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

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莠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亾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暈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

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俯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置有寓望，藪有圃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

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祀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執薪，火師監燎，水師監灌，膳宰致餐，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官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爲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匪彛無卽悖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仇儷妃嬪而帥其卿佐
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
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
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
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
此四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
氏九年楚子入陳

唐太宗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
磴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銜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

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
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
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
武宗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
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
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
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白居易續虞人箴曰唐受天命十有二聖業業惕惕
咸勤于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
鳥獸蟲魚各遂其生君民朝野亦克用寧在昔玄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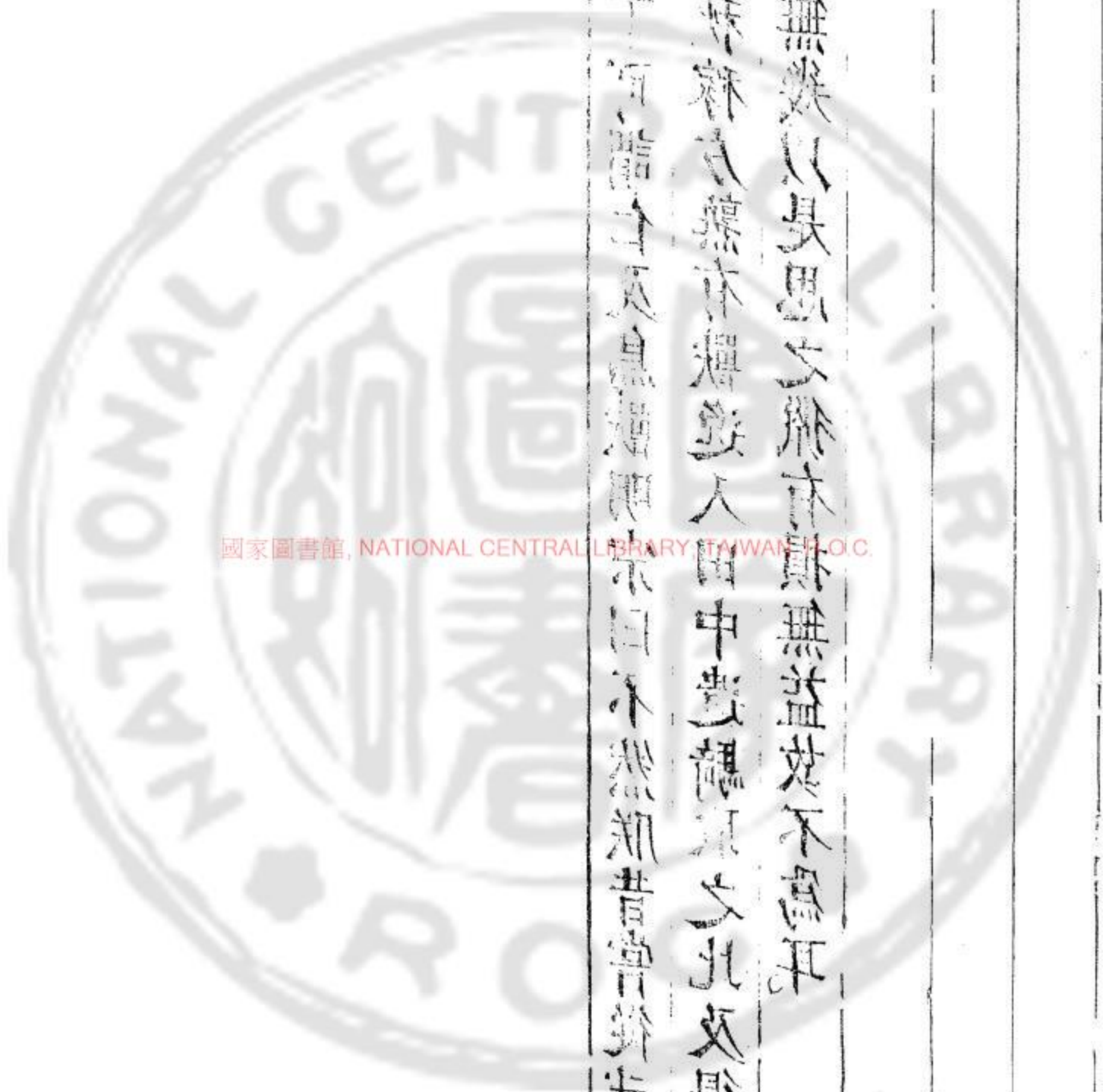
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驗之。曰。羿與康曾不是。誠終然覆亡。故我列聖鑒彼前王。雖有畋獵。樂不至荒。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懼。上心忽悟。爲之輟畋。故武德業垂二百年。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怡顏聽納。獻替從容。及璟趨出。鷄死握中。故開元事。播于無窮。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獮可懼。噫。夜歸禁苑。朝出皇都。豈不樂哉。寇戎可虞。臣非獸。臣不當獻箴。輒思出位。敢諫。從禽。螻蟻命小。安危計深。苟禪萬一。臣死甘心。

後唐明宗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殊無幾以是思之終亦無益於不為耳

神亦神方燕亦輝發人田中豈謂其之此又豈謂

其下可謂才及息謂謂亦曰不然知昔嘗辨五皇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三

實用編

六曹類

工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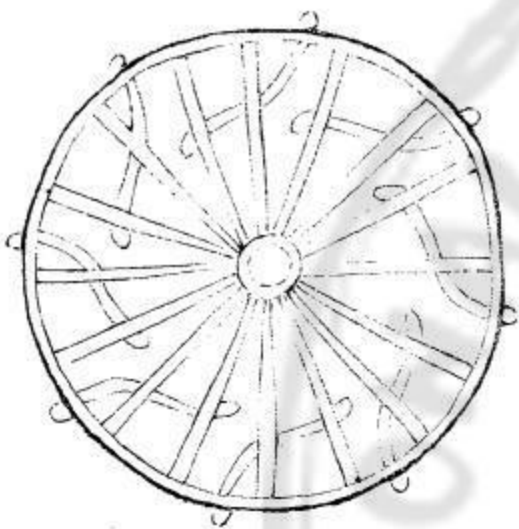
梁斗輝曰甚者河之爲害大也予戊戌春偕計道經
宿遷過石橋見流泉瀉瀉問之土人土人曰河伯又
將來矣後果缺没子秋北逮渡淮入徐復經故道一
望平湖顧瞻

三陵睇目兩洪中流擊楫慷慨壯懷恨未即操畚鍤
往耳比入北寺聞河益無賴心甚痛之昕夕圖爲弭

新編類纂 卷九十三
忠計，野貽馮公至，備道所以能起予，予因著論，而以
前入已經成法，綴于左方，俾得觀覽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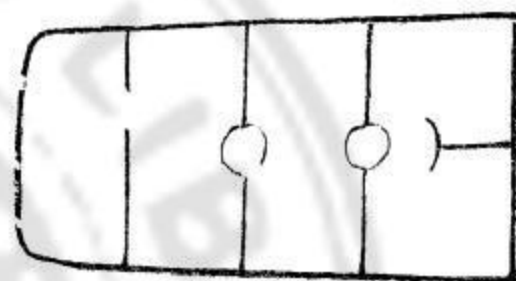
神濟具

如意輪



如意輪有單輪夾輪自
二尺八寸高至三丈皆
可用○單輪依舊制夾
輪高二尺八寸厚一尺
四寸至尺六止高一丈
者二尺四寸至三尺六
止輪口帶開沙斧

揚沙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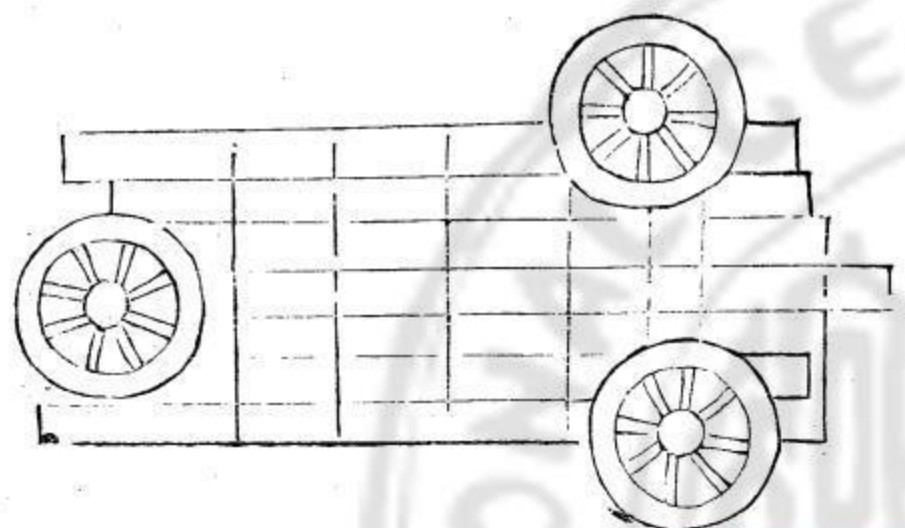
揚沙錫二百以鍊爲之
重五斤長竹柄
每件鍊楞鍊齒如梯樣
長一尺五寸頭闊四十
根闊六寸仰掌形齒用
九九每齒濶二寸長一
寸連竹柄百件銀二十
一兩可辦

雙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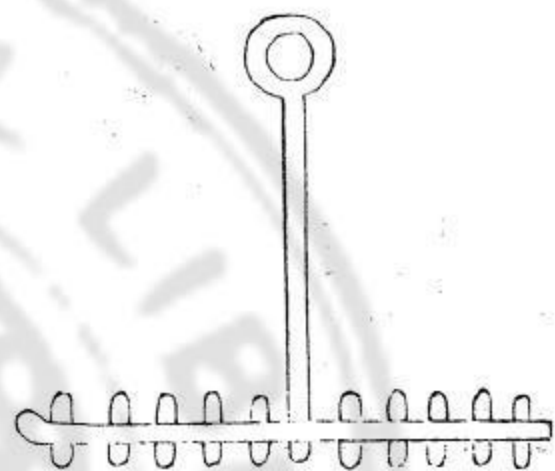
雙拖泥扒二百以木爲
橫梁鍊齒長毛竹柄
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
兩旁橫梁徑二寸鍊齒
八根穿過兩頭露齒一
寸三梁中間各空一寸
連竹柄共銀六十四兩
可辦

揚泥飛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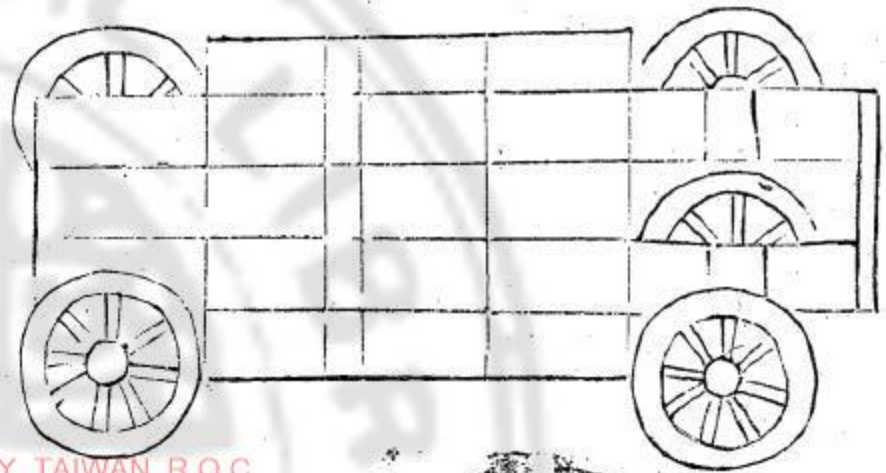
揚泥飛車十乘以木爲
之輪用鍍皮包裹入水
自行
高一丈身長三丈用水
自濬止生二人收拾繩
纜轉轆轤而回每車該
銀一十六兩共銀一百
六十兩可造

短拖泥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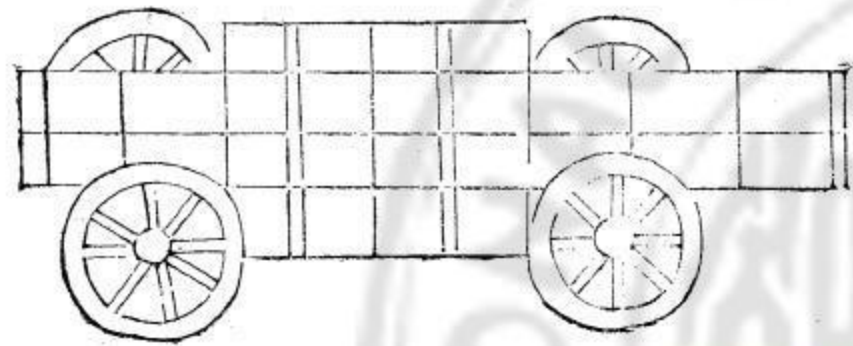
短拖泥扒一千以木爲
之柄尾用鍍圈或篾圈
每件梁長三尺徑五寸
齒用八根闊一寸六分
厚一分穿過兩頭各露
一寸鉄箍四道俱實堅
木爲之共銀一百兩可
辦

自在河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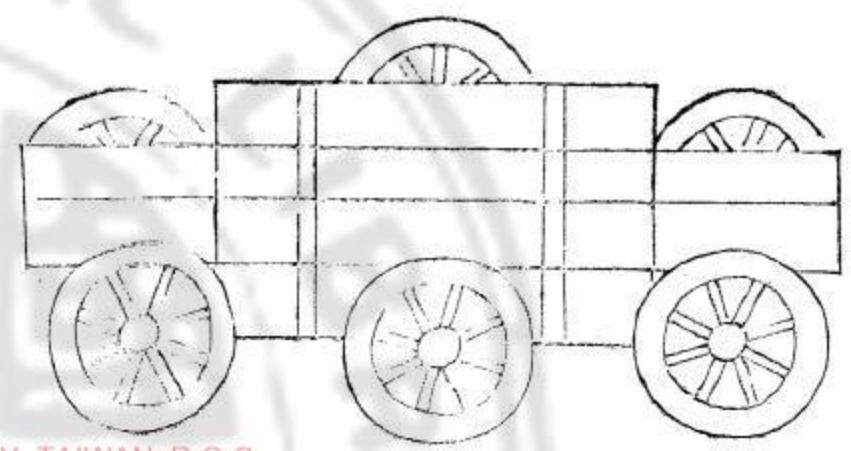
自在河車十乘以木爲
之輪俱鑲皮包裹入水
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
尺用水自濬只坐二人
收拾繩纜轉轆轤以回
每車該銀二十五兩共
銀二百五兩可造

滾沙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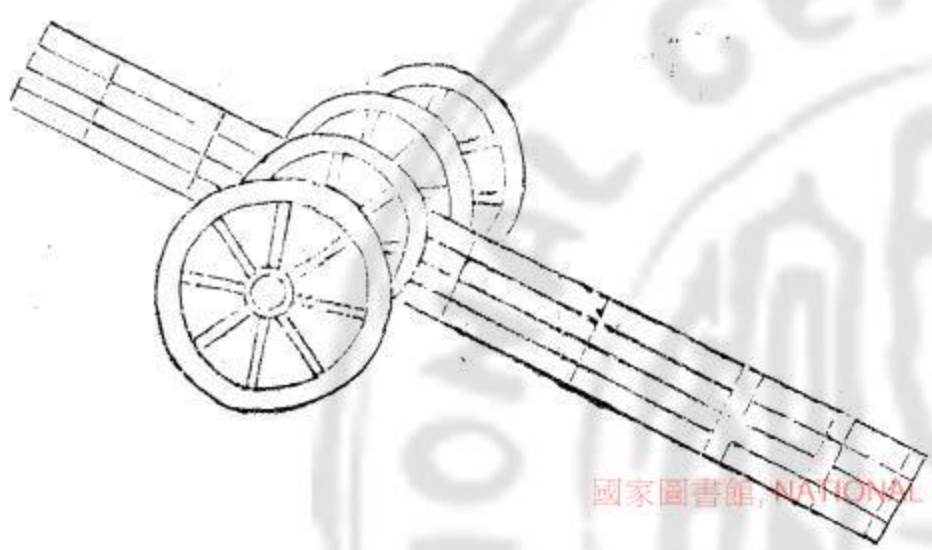
滾沙輪十乘以木爲之
包裹輪如前用四雙輪
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身長三丈六
尺闊一丈二尺床下用
二層割水板餘如前該
銀二十兩可造

常轉輪圖



常轉輪十乘以木爲之
 鉄皮包輪入水自行
 輪高一丈長五丈闊二
 丈身繫拖泥扒尾帶刷
 江筴此輪往回一次河
 深一尺坐二人收纜而
 轉該銀三十兩可造

開沙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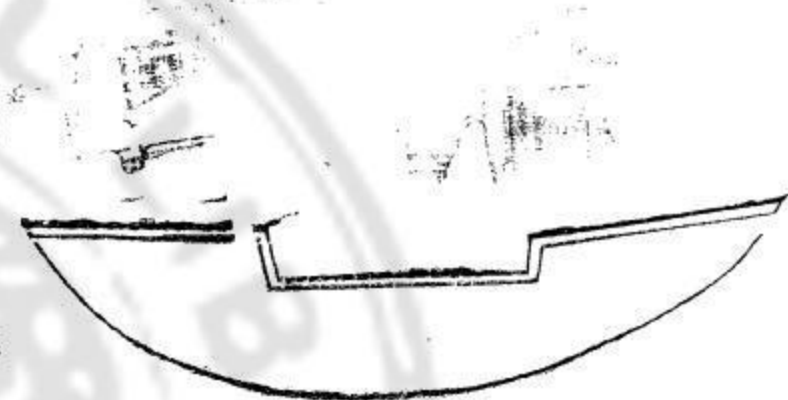


開沙輦十乘以木爲之
 四輪鍍包帶開沙斧入
 水自行
 四輪高一丈長六尺濶
 二丈前後上下四層水
 推板尾拖割沙扒此輦
 往廻五次平地可行舟
 約用銀三十兩可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分類卷之三

淘沙船圖



淘沙船一千每缸載濬
夫一名用厚板打造
用大淺缸價多不足於
用淘沙缸名最妙價廉
可多置該銀一兩今漸
濬用千隻共銀千兩如
頃濬可聽加至萬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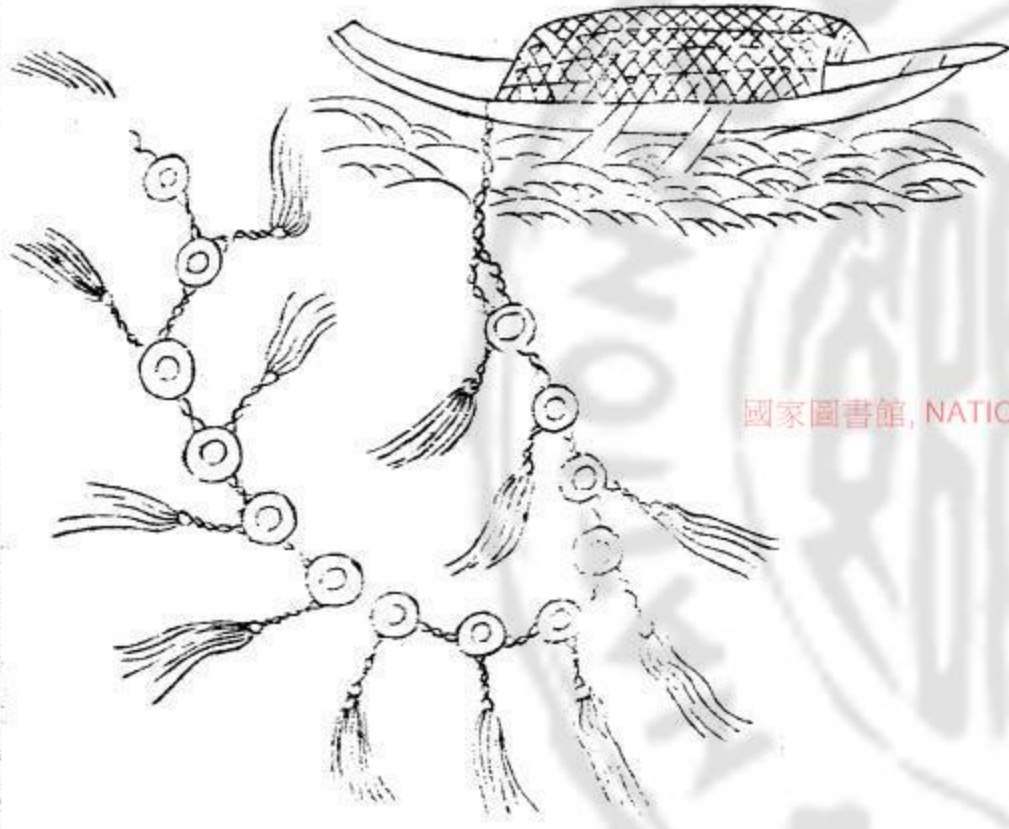
梭江輓圖



梭江輓一千
以鍊為之大
缸方可不造
而自足用斯
為妙矣惟利
于頓不利于
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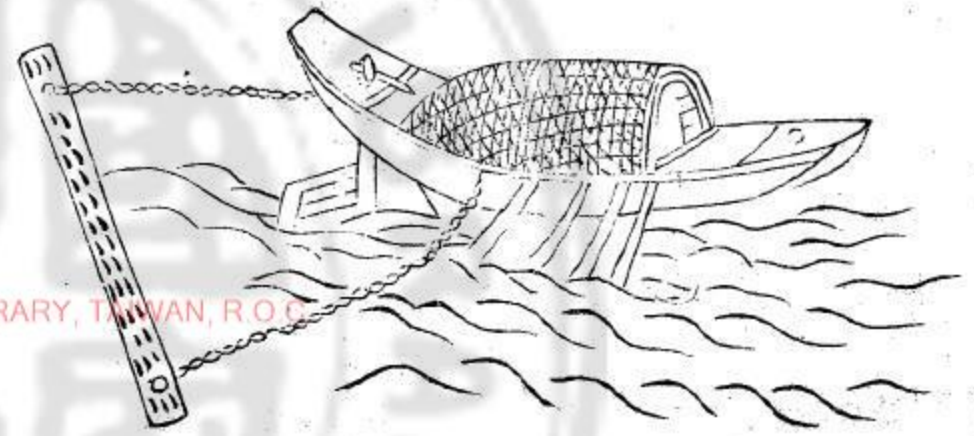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百節帚圖



百節帚一千
以木為之每
舡一隻用水
手四名該四
百名可當大
一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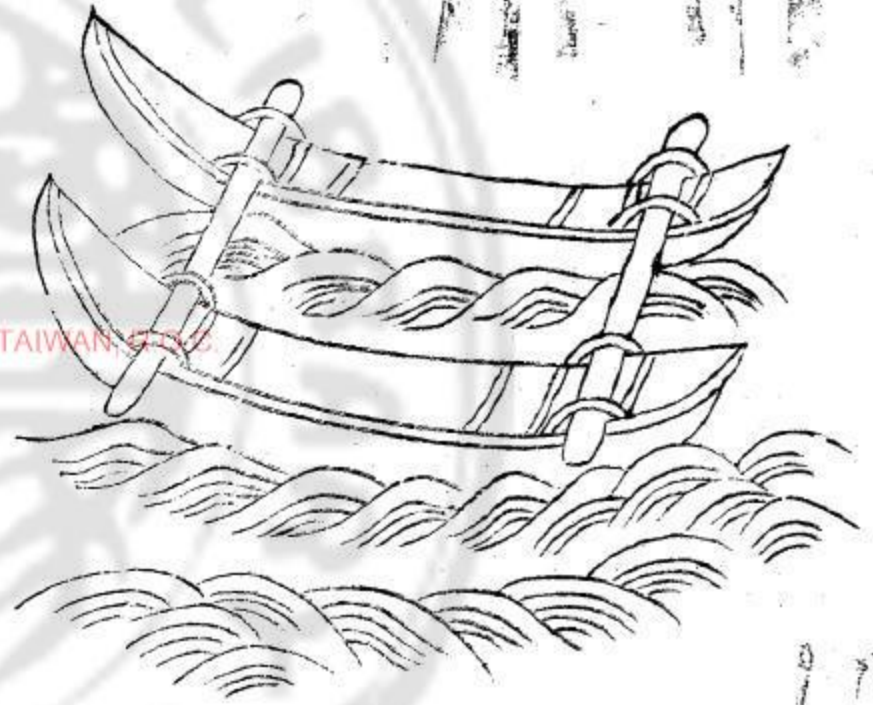
混江軸圖



混江軸一千
以木舟鐵為
之舡隨其器
為妙頃漸皆
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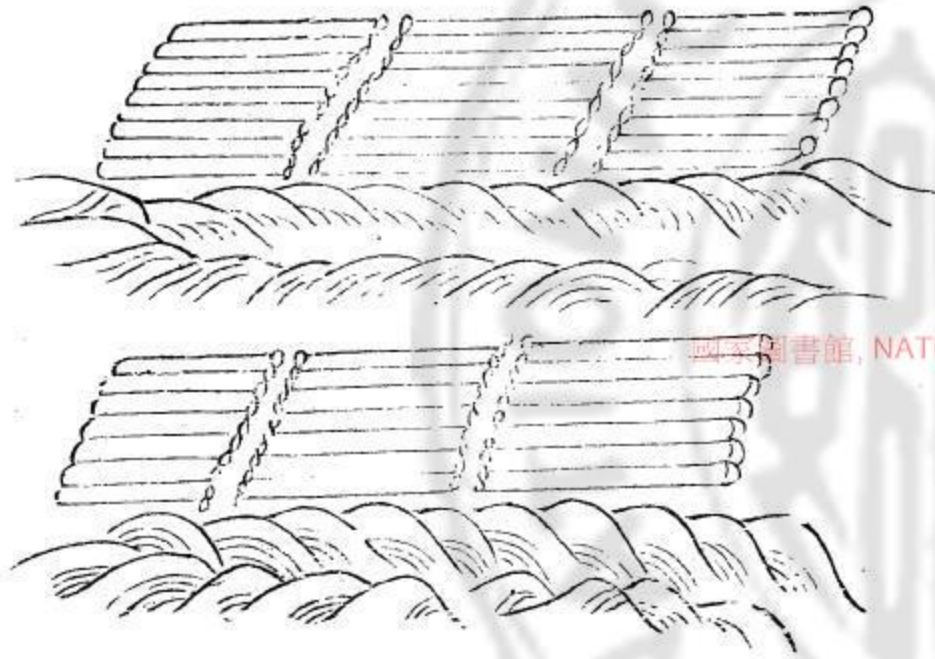
分類集卷九十三

伏波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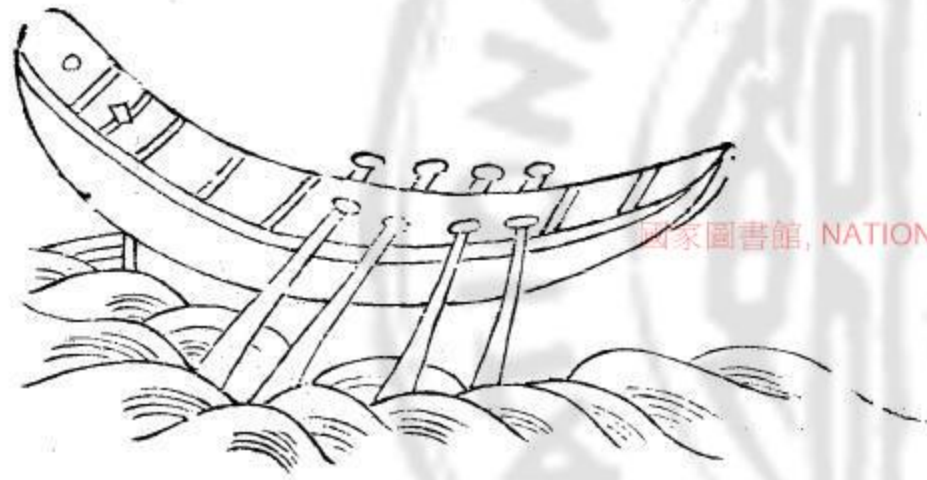
伏波艇三百
該水手六百
名篷猫俱全
即此一千二
百可當一萬

披河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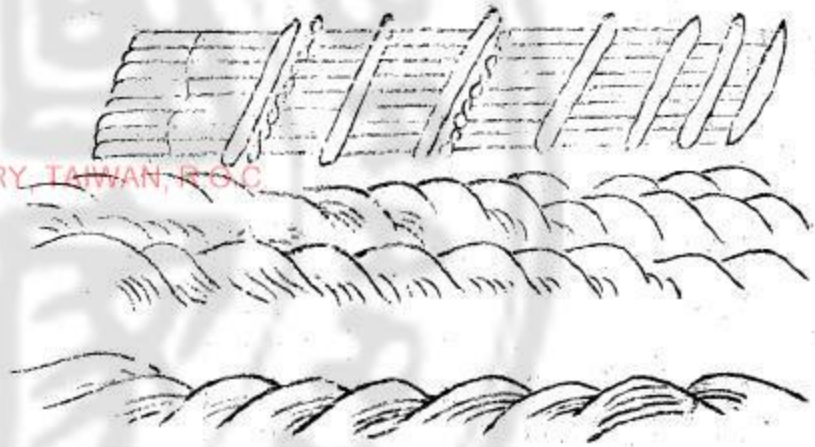
披河排一百
水手六百名
以竹為之

八 槳 船 圖



八槳船用八
槳共二十隻
水手一百六
十名以備差
使

鎖 泥 鰵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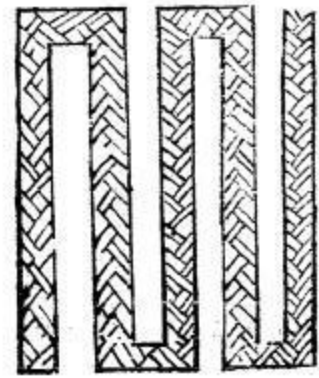


鎖泥鰵一百
以竹為之水
手二百名

八 槳 船 圖

鎖 泥 鰵 圖

驅山鞭



驅山鞭以竹
為之

定波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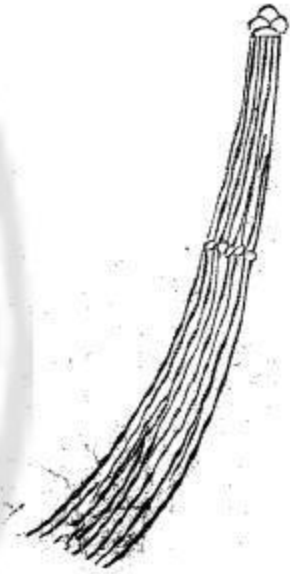
纜有二一以
鉄為之一以
竹為之與常
用者同在乎
隨宜而用之

開江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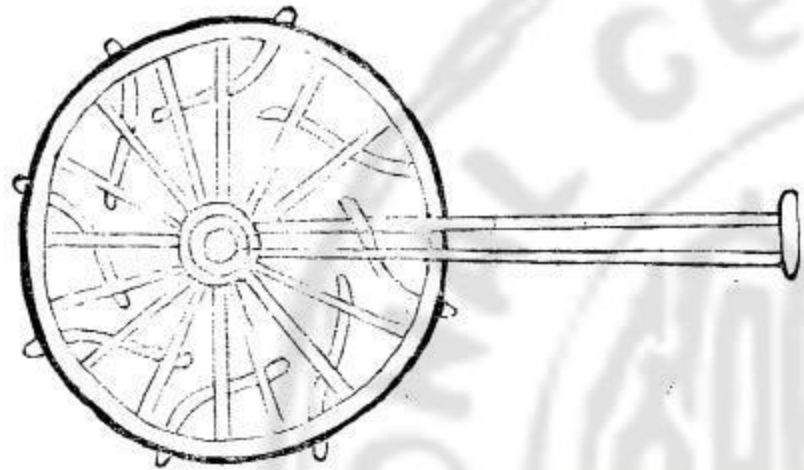
開江犁三百
以鉄為之專
利于漸不可
輕用于頓

刷江帚



刷江帚一千
以鉄為之重
十斤

法 輪 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法輪一百以堅木爲之
 鑲板爲齒槁木爲柄
 每件高二尺四寸厚一
 尺二寸兩邊帶開沙泥
 斧數片一人可推該銀
 六錢共銀六十兩可辦

四槳船

每船四槳用一百
 隻水手四百名以
 備頓濬

繞江桴

一百以木爲之制
 似披河排用水手
 二百名夫二百名

千里健步

二十以木爲之用
 報水信于頓最妙

夜遊巡

一千以木爲之可
 備夜濬惟利于漸
 不刊于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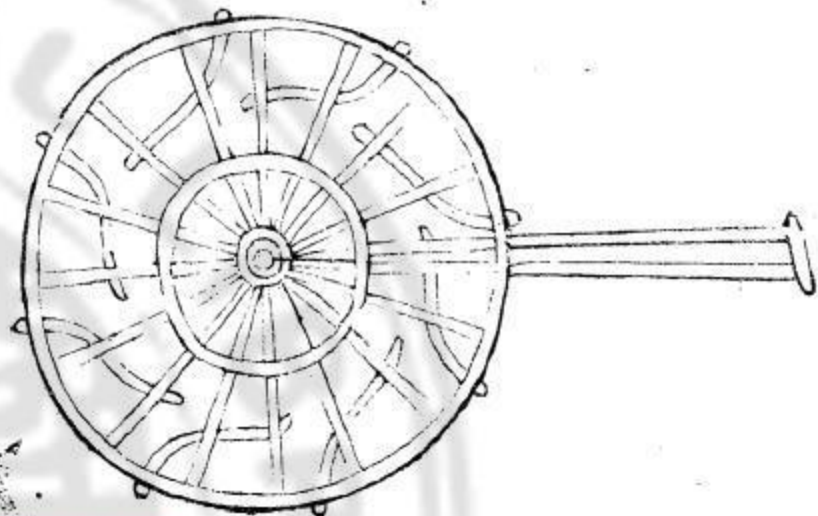
闊口扒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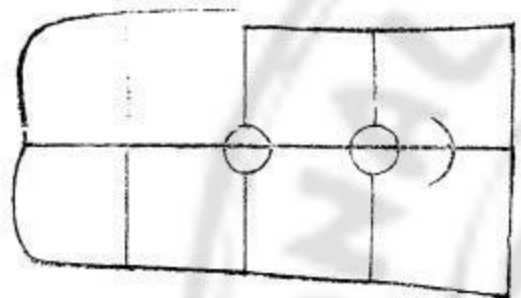
大闊口扒二百以鑲為
之重十斤連稍毛竹作
柄
每件闊一尺八寸齒長
二寸六分下區上方用
鑲管柄連毛竹柄該銀
三錢三分計二百件共
銀六十四兩可辦

雙推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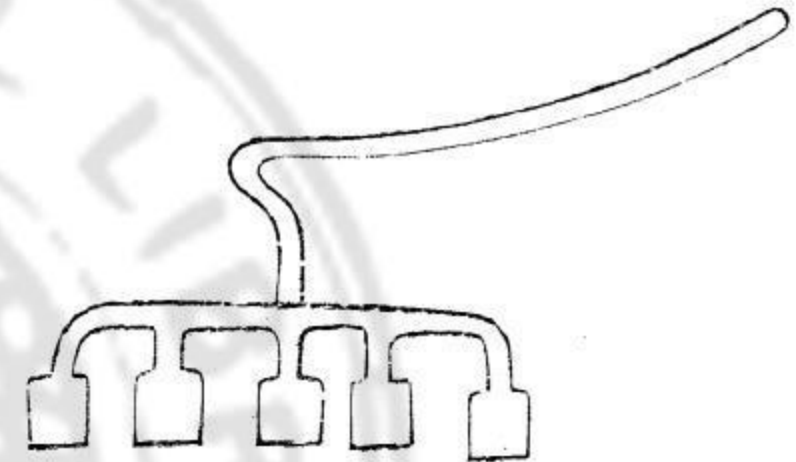
雙推輪二百以堅木為
之鑲板為齒槁木為柄
每件高三尺厚一尺四
寸兩邊帶開沙鑲斧數
片二人共推該銀一兩
共銀二百兩可辦

揚沙大錫



揚砂大錫二百以鍊為
 之重十斤毛竹作長柄
 每件如前式中多一梁
 齒用十六二百件該銀
 八十四兩可辦足四百
 人夫用之

闊齒扒圖



闊齒扒一百以鍊為之
 重五斤長稍竹作柄
 每件闊一尺二寸鍊齒
 長三寸六分下匾上方
 用鍊管柄連竹柄該銀
 一錢六分計一百件共
 銀一十六兩可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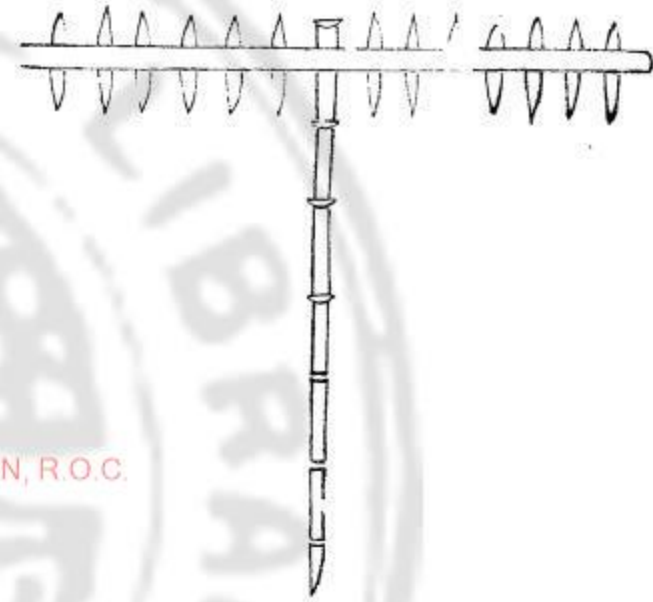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推沙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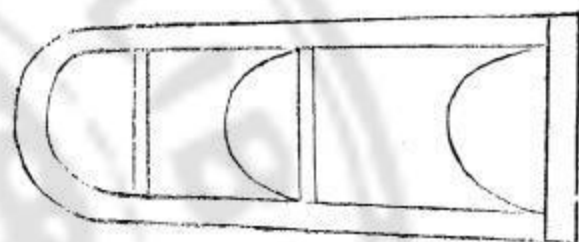
推沙鉋一百以木爲之
 鍤齒長竹柄共重五斤
 每件長二尺頭闊五寸
 根闊六寸厚一寸六分
 每鉋用齒三片連竹該
 銀一錢二分共銀一十
 三兩可辦

單拖泥扒



拖泥扒一百以木爲橫
 梁鍤齒連稍竹作柄
 每件梁長二尺徑四寸
 齒厚一分濶一寸露梁
 一寸二分或八齒十齒
 任用連竹銀一錢六分
 共銀一十六兩可辦

大推沙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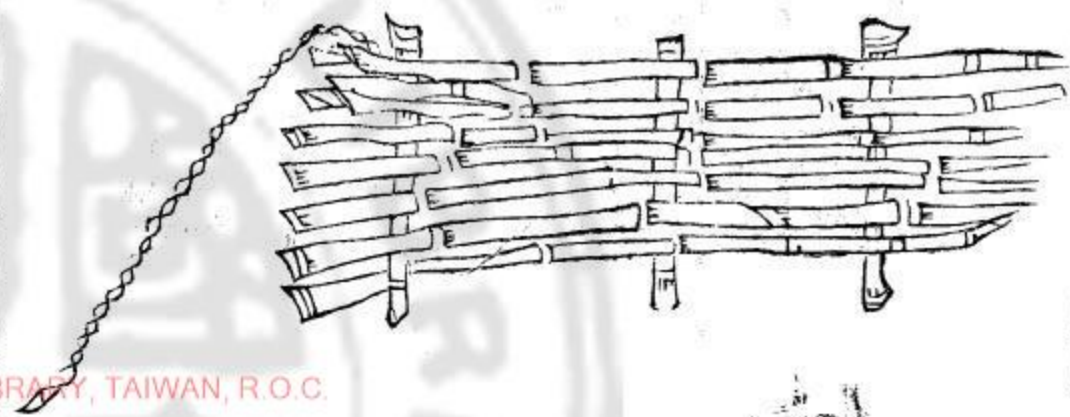
大推沙鉋二百以木爲之鑊齒重一十二斤長毛竹柄
每件長二尺四寸頭闊八寸根闊一尺厚二寸
每鉋用齒二對鉋面如缸底形該銀四十八兩可辦

濬淺筏



濬淺筏一千每筏用杉木二十五根每筏用夫二名
杉筏可耐久濬異可更他用每筏用銀一兩二錢五分頓濬可用萬筏該銀一萬二千五百兩

吸沙桴圖



吸沙桴三百每桴濬夫
二名以大毛竹九節為
之
大毛竹每根銀一錢每
桴并楷桧毛竹共銀一
兩此桴潮來則浮潮去
則拽置于乾灘比舡拔
輕且便

開口鐵扒

一千副連竹稍柄

長柄鐵扒

一千副連竹稍為一柄

短柄鐵扒

一千副以竹為柄

闊鬲頭

一千副以鉄為之竿



工曹 九十三 三子



八扁頁卷 工曹四

潘公注河圖謂禹貢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卽是今之淮黃交會處乃故道也按古今論淮河故道卽孟子所稱今亦不合矣至于唐攷之白樂天詞謂汴泗流至瓜州古渡頭則與羣說亦不相合然淮泗入江無疑矣今以淮黃交會爲故道則是入海也

高家堰居淮安城西南四十里堰內山陽縣地堰外諸湖淮水自鳳泗來合諸湖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出雲梯關入海此禹迄今故道淮水盛發則及堰舊自平江伯葺歲久隆慶四年大潰而淮楊成

股南股遶沛縣戚山楊家集入秦溝至徐北股遶豐華山向東北由三教堂出飛雲橋分爲三股至湖陵城口散漫達徐隆慶六年築堤萬曆六年築邵埧遏使南由濁河至鎮口會運河並流達徐淮嘉靖四十四年又由馬家橋直泄地浜溝沛縣舊河上下二百里俱淤成地次年間復甯城至境山新舊相接通漕船

正德四年決沛縣飛雲橋入運嘉靖八年飛雲橋水北徙奠臺谷亭

嘉靖四十五年復決沛縣二二三等舖衝運河亦由湖

陵城口入湖坡本年九月馬家橋成堤障水南趨
嘉靖六年河決曹單城武諸縣楊家口梁靖口吳仕
舉等處冲入鷄鳴臺嘉靖九年河由單縣侯家林
決塌塲口冲谷亭十一十二年水俱不至十三年
廟道口淤塞

嘉靖三十二年河趨東北段家口分六段大潘溝小
潘溝秦溝濁河胭脂溝飛雲橋由運河至徐入
洪又分一股由碭山堅城集下郭貫樓散五小股
龍溝母河梁樓溝胡佃溝亦從小浮橋入洪
嘉靖十四年桃新河自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

洪武元年決曹州雙河口弘治甲寅年決陳隆集嘉
靖二十四年又決嘉靖二十六年決曹縣冲谷亭
運河

元人分水于濟寧我朝尚書宋禮築堰城垣乃老人
白英所陳至今祀之仍復其家宋尚書又濬元人
故道卽袁家口其二十里則新創改者

弘治二年決荆隆口冲張秋五年復決荆隆口潰黃
院岡堤趨張秋萬曆十五年又決荆隆口潰長東
二縣

嘉靖十四年復決趙皮寨入淮本年忽自夏色太丘

續編卷九十三
回村集集冲數口轉東北經蕭縣出徐小浮橋下
濟二洪趙皮寨遂淤嘉靖十九年決野雞岡由渦
入淮二洪告涸開濬李景高口支河引水出徐濟
洪閼二年亦淤萬曆二年決李景高口冲葛田月
堤入雖陳尋塞之

永樂九年侍郎金純濬故道引水自開封入魚臺場
場口會汶水經二洪入淮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

弘治二年復決累開累塞萬曆十八年築遙堤萬曆
十五年決蓮花口金圪堵

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四

釋編

天類

天文

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術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
 大象可運算而闕誠以為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
 果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極寔高此二者又渾蓋之
 家盡智畢議未能有以通其說也則王仲任葛稚川
 之徒區區于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凡晷表冬
 夏不同南北亦異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



夫星去日雖近而光亦滿不如月之生明有漸則似乎星自有光不待受日光以爲光者星若果自有光烏知月之不亦自有光乎觀九行與黃道相交相去之勢則知月之光月既不敢當日道而行又不散去日道太遠遠去不過六度而已甚則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月於行之常變皆不違乎日如此日月星不受日光耀月本無光日耀乃光欲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

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雨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朱熹月受日光辨

尚書叢說有七政疑曰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者天象惟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有日月東行天西轉而周髀家則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西轉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

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
渾天儀注水轉輪一晝一夜天西旋一周天日行一
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
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去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
其說爲得之而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
則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四分度之一繞
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
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
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
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

公是正而公蓋詳之矣其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
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
日十三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七曜與天皆西轉
則陰陽遲速爲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
謂正矣然愚以古說較之其所可疑數有七而天左
旋七政右逆則七政亦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
西行則爲天所牽耳然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
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
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旣望則月在日
後及再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

日在月前至望再合朔必日行從月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此相會合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運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行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盛陰否閉之時而生猶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而輔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不及則爲退星行無殊金水在太陽先後卒歲一周天爲最速

次火次木惟上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歲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嚮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最遲故一日只退一度而一歲一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大約一十八日便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年然後周天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天一度星之陽不及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精反過日遠矣五也星以退留遲疾伏疾遲留退段者有遲有速有順有逆也五政推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

十三日而留留二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百六十餘日而伏留而復退是行常五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何其多與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着天體而言者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着天體附着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所謂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與之同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遠矣七也由是言

之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於此不可無疑按許氏所疑凡七事大抵皆在於先儒左旋之說有所未信而以曆家右轉之說爲可信也其言似亦有理

劉安日行

考大術曆議曰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寢急至漢尙微差及哀平間餘勢乃盡更八十四年而超一次三山陳氏謂如左氏之說則寅而在卯午而在亥如史記之說則寅而在丑辰而在亥以次推之皆不同汲冢師春謂歲星每歲而減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

洪邁論歲星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哉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注引襄十八年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謂是年歲星在亥自襄十八年至二十八年行十宮當在星紀如左氏之法是歲星午年在亥未年在戌申年在酉酉年在申戌年在未亥年在午子在巳丑年在辰寅年在卯卯年在寅辰年在丑巳年在子襄十八年丙午據今曆家躔度約法則午年木星在辰依史記天官書則午年當在酉襄二十八

熊朋

來論歲星

有所見

唐以來天象之異者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大張四十度貞觀初突厥五日並照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黑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乾符六年十一月丙寅朔有兩日並出而闕三日乃不見廣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天祐二年正月甲申乙酉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暈中生白虹漸長向東百餘丈二月乙巳有蒼白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馬乃消貞觀初突厥三月並見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

西方武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光宅元年九月丁丑
有星如半月見西方開成二年二月有彗至三月遍
指四方自是至會昌元年無歲不彗天復元年五月
夕有星當箕下如炬火炎炎止衝人初以爲燒火也
高丈餘乃殞天祐元年四月有星狀如人首赤身黑
在北斗下紫微中占曰天衝也天衝抱極泣帝前血
濁霧下天下寃元和六年三月戊戌日晡天陰寒有
流星大如一斛器墜于兗鄆間聲數百里野雉皆雊
所墜上有赤氣如立蛇長丈餘至夕而乃滅咸通九
年十一月丁酉有星出如匹練早空化爲雲而沒十

三年春有二星從天際而上相從至中天狀如旌旗
乃殞天祐元年五月戊寅乙夜雨晦暝有星長二十
丈出東方西南向首黑尾赤中白按自春秋至隋日
月星之變學者多能記之而唐以來鮮有言者故略
具一二浮屠氏書至唐始盛行於中國然實與秦漢
僖文同時雖夷夏殊方然蓋先秦古文也其叙二日
兩月乃至暈孛珮块彗孛飛流負珥虹蜺之類以爲
同分罔見但此國見彼國本所不見亦復不聞希其
惡緣所感而致不然則突厥之五日三月使誠不謬
而中國人莫之見何也今星曆家言盡西必言彗星

極南必斗又以聲教所不暨占皆爲狗國此爲其國無人言之也若聰明有賢聖者出則其占不止如此故天竺能歷龜茲能樂皆與中國無異又安得專以狼星斗限之哉余益知山河兩戒分異之說爲非的矣

葉適論天象

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以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用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

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蓋然之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大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是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縱橫之不齊猶大牙然而欲以

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
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於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
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故曰地有是形
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也或
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
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曆家之
所取驗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
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

蘇伯衡分野論

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
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爲
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
震矣然而不盡然也

諸子襍論風雷

古今言刻漏者數十家悉皆疎謬曆家言晷漏者自
顓帝曆至今見於世謂之大曆者凡二十五家其步
漏之術皆未合天度予占天候景以至驗于儀象考
數下漏凡十餘年方粗見真數成書四卷謂之熙寧
晷漏皆非襲蹈前人之跡其聞二事尤微一者下漏
家常患冬月水澁夏月水利以爲水性如此又疑冰
澁所壅萬方理之終不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

速天運已暮而日已過表故百刻而有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暮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既得此數然後覆求晷景漏刻莫不脗合此古人之所未知也一者日之盈縮其消長以漸無一日頓殊之理曆法皆以一日之氣短長之中者播爲刻分累損益氣初日衰每日消長常同至交一氣則頓易刻衰故黃道有觚而不圓縱有強爲數以步之者亦非乘理用筭而多形數相詭大凡物有定形形有真數方圓端斜定形也乘除相盪無所附益泯然冥會者真數也其術黃道環天正圓圓之爲體循之則其安至均不均不

能中規衡絕之則有舒有數無舒數則不能成安以圓法相盪而得衰則衰無不均以安法相盪而得差則差有疎數相因以求從相消以求負從負相入會一術以御日行以言其變則杪刻之間消長未嘗同以言其齊則止用一衰循環無端始終如貫不能議其隙此圓法之微古之言筭者有所未知也

沈括晷漏

熙寧七年七月沈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三儀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劇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于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目四分日

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謂之度度之離
其數有二日行則舒則疾會而均別之曰赤道之度
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之曰黃道
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
星焉當度之盡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繫
度度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為之璣衡則度在器
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
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為難知也自漢以前為曆者必
有璣衡以自驗迹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為曆作為曆
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

數至唐僧一行改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實故其
術所得比諸家為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
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圖
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于書其後張衡為銅
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
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為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
二分為一度而惠星辰稠穢張衡敗用四方而復推
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為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
而具黃赤道焉績之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樞而黃赤
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制銅儀

有雙規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特規斜絡天腹以侯赤道南北直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晁崇斛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是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日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日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

游筭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攜月游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亦亡其後率府兵曹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銅渾儀于司天監多因斛蘭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姑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規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

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侯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太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比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面酉立於酉而面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諗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云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

差一度以上而東西南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侯之日未嘗不出于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侯日之出沒則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於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爲極星之果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六千星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幾千萬里之外邪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月之所及者裁以爲法不足爲法者宜

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
于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
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
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實數有準數
所謂實者此數卽彼數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謂也
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
謂也今臺之下高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
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豈數丈足累其高
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
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審而臺之高下非所當

卹也其三日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
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于黃道如繩
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
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
然後復會今月道旣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
每日差池今必俟月終而頓移亦終不能符會天度
當省去月環其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
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若衡端不能
全容日月之體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
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

端亦一度有半則不然若人日迫下端之東以窺上
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
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日游動無因知其正
中今以鈎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
窺相覆大小略等人日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
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衡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
乃去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
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嘗
游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今攢舊法
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游于樞中也臣考

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
有餘則祖衡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樞徑七度使
人目切南樞望之星正循北極樞裏周常見不隱天
體方正其六令攢○辰刻十千八卦皆刻於絃然絃
平正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開則日徑度而道促卯
酉之際則日進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
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攢天中單
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
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
窺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旁迫狹難賦

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絃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于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游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與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今瓚之術其法本於晁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縹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俟月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度再運游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曆每日去極度筭率之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

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其餘分此其爲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軌變今當省去月道徒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所以施銀丁者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于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刻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椎重撲拙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

古之人知黃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為拙謬。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非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為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為率。自當默與天合。又言渾儀製器。渾儀之為器。其屬有二。相因為用。其在外者曰體。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次曰

象。以法天之運行。常與天隨。其在內。璣衡璣以察緯。衡以察經。求天地端極。三明匿見者。體為之用。察黃道降陟辰刻運徙者。象為之用。四方上下無所不屬者。璣衡為之用。體之為器。為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經。經之規二。竝峙正抵子午。若車輪之植。二規相距四寸。夾規為齒。以別去極之度。北極出紘之上。三十有四度。十分度之八。彊南極下紘亦如之。對衡二釭。聯二規以為一。釭中容樞。二曰緯。緯之規一。與經交於二極之中。若車輪之倚。南北距極皆九十一度。彊夾規為齒。以別周天之度。三曰紘。紘之規一。上際

當經之半若車輪之什以考地際周賦十二辰以定
八方紘之下有跌從一衡一刻溝受水以爲平中溝
爲地以受注水四末建跌爲升龍四以負紘凡渾儀
之屬皆屬焉龍吭爲綱維之四捷以爲固象以爲器
爲圓規者四其規之別一曰璣璣之規二竝峙相距
如經之度夾規爲齒對銜二缸缸中容樞皆如經之
率設之亦如經其異者經膠而璣可旋二曰赤道赤
道之規一刻璣十分寸之三以銜赤道赤道設之如
緯其異者緯膠於經而赤道銜於璣有時而移度穿
一竅以移歲差三曰黃道黃道之規一刻赤道十分
寸之二以銜黃道其南出赤道之北際二十有四度
其北入赤道赤如之交於奎角度穿一竅以銅編屬
於赤道歲差盈度則并赤道徙而西黃赤道夾規爲
齒以別均迤之度璣衡之爲器爲圓規一曰璣對峙
相距如象璣之度夾規爲齒皆如象璣其異者象璣
對銜二缸而璣對銜二樞貫于象璣天經之缸中三
物相重而不相膠爲間十分寸之三無使相切所以
利旋也爲橫簫二兩端夾樞屬于璣其中挾衡爲橫
一棲於橫簫之間中衡爲韉以貫橫簫兩末入于璣
之罅而可旋璣可以左右以察四方之祥衡可以低

昂以察上下之祥其曰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其曰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既曰不足則所閏之月必當於下年所當恰好置閏之月置所謂恰好節月之有節氣無中氣者豈有預借先閏之理攷於授時曆紀年置閏之次可見何嘗有預借下年之日先於上年置閏之例哉沈括三儀說

曆

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

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術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斯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

八經類集 卷之四
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
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節總二十節名曰一
紀討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
期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
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
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
出此二家之術也 葉子奇曆元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算定於容成夫上稽天象下
正人時非曆有所不可故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於
黃鐘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於絲毫是已又有

驗之以象者矣作儀於渾天是已然由古迄今言天
者是幾而造曆者尤非一家終不能保其曆之不變
者曆法之不容不變也是故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
卯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此則曆元之可驗
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
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
此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
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則言斗
分者爲不同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
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一

度則言日度者為不一考索曆法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

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

初用乙卯秦用顓帝曆也武帝元豐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

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太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

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

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

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為積算之紀綱故太初元

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范曄以四千五百六十為元與古不同太初併閏歲之月

總計之也三紀大備之意三統上元十四萬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

法七十三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

太始中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十

年晉王三紀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邕

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算劉焯甲子元法積一

百萬餘算一行曆本議積算五千萬億歲自三皇五

帝至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以三紀之數推之

亦已多矣王朔之復以九萬餘年為開闢之始張賓

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為積算豈開闢之上復有

開闢耶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宗詡等議建曆之本

必先正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也。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年爲曆始。高祖以戊寅歲甲月登極而歲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

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算。五代晉高祖時，馬重績作調元曆，不復推占上元止，以唐天寶十四載爲元行之輒差，遂復用唐末崇元曆。揆此二事，則推曆起元止，據目前攷驗無證，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洪濛，則其術近乎迂也。必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曄紀元之日，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以時考之，不近不遠，以術言之，不淺不迂矣。四分曆仲

紀之元起 晉元不同 元三年

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曆攷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聚于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年也。鎮星二十八天，而一周當是之時，鎮星之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八次矣。進在玄枵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起於牽牛之初乎

牽牛星紀之次也

七政之運行

史記曆書載武帝改太初曆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闕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夫闕逢者甲也攝提格者寅也是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年也故史記曆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爲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也爲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爲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爲甲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詡等建議以爲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

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攷之通鑑編年高祖卽位之年以乙未文帝後三年之庚辰武帝太初元年以丁丑與宗詡之議脗合而劉孝孫勘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曆元用丁丑卽以太初元年爲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闕逢攝提格是推上古之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時以太古甲寅歲爲起曆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爲太初元年

猶言以七年爲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
連珠之瑞今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耳
非元封七年卽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曆術甲子篇以
古初甲寅爲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
起曆之數此其起曆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
號依古初之意卽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
之下者非也太史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
年號而先書于曆術年名之下哉太初曆元不同
東漢志曰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
當漢高皇帝受命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陰在執除

文帝後元三年庚辰年也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

積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此章帝四分曆元
自文帝後元三年始也夫後元三年正太初元年凡
五十八歲而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已至于再
豈一甲子周則復得此數耶賈逵議曰七十二歲復

十一月合朔冬至或爲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賈逵議見

東漢志今考之范志曰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夫十九

年得一章四章爲蔀合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
爲六甲之首也冬至之日與朔日同是甲子則爲蔀
所謂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也何爲有五十

八年有七十一年有七十六年有八十年之異耶按班志曰乃以前曆上元太初四千六百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注曰古以建星爲宿今以牽牛爲宿觀此言則仲冬甲子朔旦冬至乃上元太初甲寅年也非武帝元封七年也冬至

大抵季月中星與仲月中星多合蓋其歲差使然爾歲差之說有以四十五年差一度者宋大明曆是也有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者梁虞翻曆是也有以百八十二年差一度者梁祖冲之大同曆是也有以八

十四年差一度者唐開元之大衍曆是也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宋朝紀元曆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爲密率歲差

晉志曰靈帝光和中洪攷古今曆法言其進退之行知四分曆疎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一百四十五分爲十分而造乾象曆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以

不明其原則讀此書與夢語也

術追日月五星之行依易立數名爲乾象曆又制日行月行黃道赤道之度法轉精密矣獻帝建安中鄭元受其法又加注釋焉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象洪術遂爲後代推步之表此劉洪乾象曆也宋何承天

日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口積世不誤劉歆三統又陳闕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其說采爲太元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

魏文帝黃初中高堂隆議曆數改革韓翊以爲乾象減千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統法千二百五爲十分其後陳羣奏翊首建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更相是非無時而決徐岳議劉洪以曆後天加太初元十二紀減十斗下分元起已丑實精密可長行今翊所造皆用洪法小益斗下分所錯無幾岳課日月蝕五事乾象四遠黃初一近翊術自疎又楊偉言韓翊據劉洪之術知貴其術

而棄其論至明帝景初元年楊偉改造景初曆欲以大呂之月爲歲首建子之月爲曆初遂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三年正月復用夏正晉堯古曆斗分彊不可施於今乾象斗分細不可通於古景初雖得其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合朔虧盈皆不及其次唐一行曰韓翊楊偉更造新術而皆依識緯三百歲收憲之文攷經之合朔多中校傳之南至則否說齋曰翊制於前偉繼於後咸遵劉洪之議未及洪之深妙蓋二曆皆寫子模毋終不過洪之術也蜀仍漢四分曆吳王蕃以劉洪術制儀象及論故吳用乾象曆此魏黃初景初曆也斗分不同

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不必以日月會爲朔也定期朔者或二小或三大當以日月會之日爲朔多主定期朔朔爲朝會之首氣爲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

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以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
範此隋志定朔之言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五書
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
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初二日也穀梁傳云不
言朔者食晦也非二十九即三十也夫日與月會則多食日食
于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
二日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相間厠之小數而
不能定其會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
經于夫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穀之說
皆非矣不書朔見隱二年二月莊十八年三月僖十
二年三月又僖十五年五月又襄十五年八月

月劉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其食俱在朔日則是春
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翻
之言亦曰躔次既同何患乎頗大日月柯離何患乎
作曆當以傳仁均定朔之說為正王孝通拘於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說其誤甚矣
頗小也傳仁均主定朔之說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
月八月朔日月相蝕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
合雖定而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
通劉孝孫主傳仁均更相出入無有定議一行曰合
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
以明之其在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

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曆法之不正，必曰日不食朔，月不食望，作曆法必以定朔爲正而已。王孝通所謂節元紀首三端與定朔不合，此又在乎巧曆者損益進退之也。無以傳仁均推日食不驗而遽更成法也。平朔不同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經書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矣。杜預以長曆推之曰：周十一月今九月也。斗當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前志劉歆曆譜亦以爲辰在申，而司曆以爲在戌。史書以爲建亥，周十

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漢姜彛乃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定朔而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爲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曆不可施於春秋，而傳之違失亦甚多，皆此類也。觀岌之言，非惟不取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曆而非之矣。唐一行亦曰：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故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謬也。然則左氏杜預所謂再失閏者，皆非七年八年九年第三閏當在此年二月，置或進在正月，或退在三月者，間亦有之。已上三閏皆釋春秋是三年一閏

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螽仲尼以爲火伏而後
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
今之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爲十月也故有
螽劉歆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司曆誤以
七月爲十月也張晏注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曆
誤以八月爲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爲十月
則一失閏張晏謂八月誤爲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
七月誤爲十月則三失閏三者之說何如哉按仲尼
之言曰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
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

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
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
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螽蟲未畢伏以九月爲
十月明矣以九月爲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
言是歆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踈
其謂是歆張晏誤以襄公二十七年再失閏之事而釋此也一行議曆亦云以九月爲十月

魯自文公不知朔至哀公凡百餘年莫能正曆其爲
失閏多矣故春秋日食甲乙者三十四而劉歆三統
曆惟一食杜預以此知其曆術此諸家最踈也杜預
推春秋之傳詳且審矣然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

則七十餘月一行又何復以此譏杜預之謬失春秋
假日月以定曆數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
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後人推究何以紛紛
而無定論也後三正論亦以流火爲正釋火流

杜預以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
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是也一行因以自儀度日月之
經令二經相掩以驗食分之限又曰日月相會大小
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
之既而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日外反觀則交而
不食此則隨地而驗之也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

以稽曆數之疎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

咎矣唐一行日蝕議

按先儒說此等不同處皆云晝夜刻數與日出入刻
數不同蓋日未出前二刻半而天已明即屬乎晝日
已入後二刻半而天未暝亦屬乎晝故晝刻常多於
日出入刻五刻或以晝夜刻數言或以日出入刻數
言所以不同近代三山林永叔齊如此說然今授時
曆日出入刻數即是晝夜刻數觀於春秋分晝夜皆
五十刻則日必出卯中入酉中可見往往地有在南
在北之不同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

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於三十八其不同以此而已
晝夜刻數

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豎處行則過北之勢直而速故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道與赤道相去各三十四度爲最遠日就橫處行或自西而趨東或自東而趨西其過爲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進退一刻按圖可見矣
晝夜長短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爲善在五代則欽天

爲善然其立法各有不同太初以八十一爲日法四分則用歲月九百四十一皇極則用一千二百四十二大術則用二千四十欽天則用七千二百其多寡之異何耶太初以三百八十五爲十分四分則用章法十九皇極則用萬二千一十有六大術又以七百七十九爲虛分欽天則一千八百八十四其損增又如此之異何耶太初諸曆則日爲一法度爲一法至大術又合日度爲一法太初諸曆則餘分置於斗分至大術則餘分置於虛分此又何耶太初之曆本於鍾律以八十一分爲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籥而終漢

之曆號爲最詳開元之曆本乎大術以四十九分爲
算而終唐之世號爲最密是非所祖之多門而爲數
則同也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虞舜用
戊午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是非立元之多門爲數
則同也漢靈帝時劉洪作乾象曆以五百八十九爲
紀四百四十五爲斗分魏文帝時韓翊造黃初曆以
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爲斗分漢之曆
或八十一爲法魯之曆或以九百四十爲算是非倚
數之多門而爲數則一也

諸曆總論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五

圖書編

天文類

天道

北極居天之北，樞星主之，出地三十六度，繞樞星左右，通七十二度，謂之上規，故文昌北斗內階天廚皆爲附垣之星，觀北極者，以樞星爲正，北面而數，故左樞至上，丞七星謂之東藩，右樞至少，丞八星謂之西藩，凡附東藩皆爲在東之星，附西藩皆爲在西之星，樞之下，連後宮以前，皆爲在南之星，樞之上，直四輔

以後皆爲在北之星此紫宮東南西北之分也
南極居天之南入地三十六度世不見也然繞旋亦
有七十二度謂之下規并度老人近于南極之傍故
謂之南極老人俗以老人爲南極誤矣天一晝夜繞
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兩端如傘之扛然
世徒知樞星之不動而不知南極七十二度之中必
有爲之紐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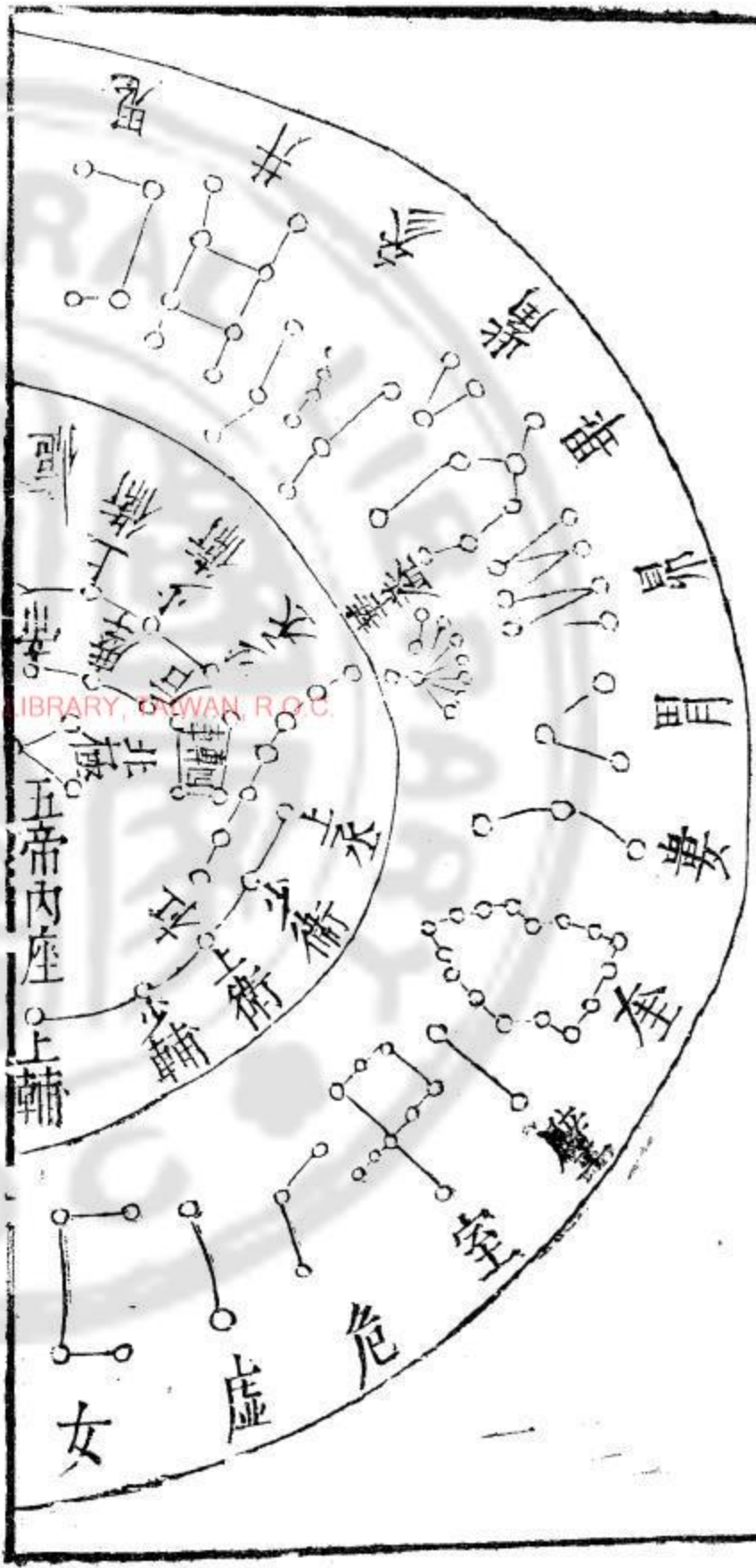
二十八宿共向紫宮其東西却以地之東西論蓋南
面而數居前爲右爲西居後爲左爲東順二十八宿
之次策與紫宮不同上而接于紫垣者皆爲在北之
星下而接于南極者皆爲在南之星此列舍東西南
北之所分也

赤道之經除北極三十六度南極三十六度共七十
二度外分天之中得一百單九度半強蓋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有奇其在地下與上覆均得一百八十二
度半除南北之外所以得一百單九度半強復于一
百單九度半強之中對截其半在五十四度有奇之
內爲天之中道此赤道所以橫亘于列宿上下之交
也

黃道之經卽日之行而名之黃者中也黃道交于赤

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漏平分冬至黃道移而迤南
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冬至黃道相遠赤道二十
四度故晝短而夜長夏至黃道移而迤北自赤道交
處積漸斜行至夏至黃道亦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
長而夜短月行九道循黃道左右其最遠者相去黃
道六度耳九道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
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由黃
道左右而出入故九道五星之行亦循黃道去黃道
則爲變古者冬至日在牽牛春分赤道交于奎秋分
交于角交于奎者進而北至于東井爲黃道之極復
轉而南矣交于角者退而南至于牽牛亦爲黃道之
極又復轉而北矣奈天差而東日差而西故太陽三
十八年退差一度于今東至日在箕則春分赤道交
壁夏至日在參則秋分赤道交翼非黃道之異蓋由
日行歲差而然也古歷簡易未立歲差之法至度劉
焯始明八十三年日行退差一度而古今中星之不
同皆可推矣

三垣二十八宿圖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
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凡星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四寸
四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七十萬
二千一百一十三里

凡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闕在下而上曰陵在上而下
曰乘周匝曰統東西曰鉤南北曰紀相去七寸以內
曰犯守之而又曰復曰還
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留十日以不犯限多少月日
曰守。

觀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肆覽乎中極一人爲首四輔爲翼
鈞陳分司內坐齊飭華蓋于是乎臨映大帝于是乎
游息尚書恣謀以納言杜史記私而奏職女史貽彤
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陽周給乎其隅大理詳
讞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
煥矣其功茂哉環侍衛以曲列儼闔闔而洞開北斗
標連車之象移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
將相而枕三台闕天糝于王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
理乎璇璣執權衡而是與天捨天楛以相指內厨內

階而分據、雙三夾斗而變、諧兩乙賓門而助佐、再乃
天牢崇固、設禁暴之隄防、大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
大陽陪相以班迹、玄戈軼杓而曜芒、勢微微而寫映、
明翼翼以流光、薦秋成于八穀、務春采以扶筐、天厨
敞兮、供百牢、傳舍開兮、通四方、偉天官之繁縟、蓋人
事之儀、蠲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官建都而炳燭、紫官既
已歷乎中宮、迺旋睥而自東、睹角亢于南道、詢分野
于榮中、開天門之燿燦、立疏廟之崇隆、何大角之皎
皎、夾攝提之融融、是携紀于變節、是正綱于大同、次
則梗河頂備、招搖候敵、况舟亢池、飛觸帝度、周鼎繁

祉、天田豐藉、披三條之平道、冥萬國于天門、置平星
以決虞、列騎官而衛闔、陽門守于邊險、折威防于將
奔、頓頌司于五聽、車騎參于八屯、望南門之峻闕、覲
庫樓之威府、偃蹇列于四衛、的皜分于五柱、或藏兵
而蓄銳、或重扃而禦侮、煥蒼龍之中宿、屬氏心以及
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理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大
火赫矣、天王鈞鈴儼于鳳闕、積卒穆于龍驤、天輻備
于輿輦、鍵閉守于關梁、騎陣驚將軍之位、從官主巫
醫之職、罰作贖形、日為陽德、二咸防非而體政、七公
議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雷滋乎其北、彼

貫索之爲狀實幽罔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跨北燕
而在茲配四妃而有序均九子以延慈龜曳甲而波
泳魚迴鱗而水嬉天江爲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闈之
祠糠爲簸揚之物杵資春白之用天鑰司其開閉丈
人時其播種狗以吠守奸回匪縱却睇女床前臨天
紀耀棘庭之金印燦椒房之玉齒東房七宿中有崇垣厥
名天市車賜中衢以連屬市樓臨箕而鬱起帝座頽
而獨尊侯臣熙而燮理宗星汎疎而遠集宦者刑餘
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時帛度立
象以量用斗斛裁形而取擬垣天市迺若眺北宮之玄

武泊南斗與牽牛賦象擬犧廟之類司垣蒞淮江之
州建星合曜于黃道天淵委輸于南海狗國分疆于
北幽雞揚音而顧侶驚漾影以來游天田連于北坎
羅偃迫于天桴是司溝洫是司田疇遷引睇于漢陽
乃悠窺于織女張寶疏圃操絲弄杵輦道清塵而俟
駕漸臺飛灰而侯呂覘須女之繪室奄開邦于會稽
離珠耀玲于藏府瓠瓜薦果于宸闈離瑜佩瓊而祛
服敗瓜委蔓以分畦其外則鄭越開國燕趙連境韓
魏接壤齊晉藩屏周楚列曜晉代分炳天津橫漢以
摘光奚仲臨洋而汎影旣編梁而虹構亦裁輪而電

警天弁寫映于清流，河鼓進軍以嘈噴，雨旗夾道以
飛浮，列女乘危于齊濟，職悲哀于宋廣，墳墓寓狀以
狐出，司危與司非，疊耀伺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窈
妙，人掌詔以優游，儼爲人之質，狀鈎主震而屈曲，宛
如鈎而取象，車府息雷輟之音，造父曳鸞鳳之響，哭
泣吞聲以相召，敗白察災以播暉，天壘守夷而駢照，
司命與司祿聯彩，杵軍給以標正，曰年豐而示仰，土
吏設備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虛梁閱寂以幽閔，
蓋屋喧轟而燕賞，天錢納費以山積，天綱憇輿而野
饗，北落置侯兵之門，八魁建張禽之納，瞻廣府于室

壁，諒有衛之封畿，布離官之皎皎，散雲雨之霏霏，霹
靂交震，雷電橫飛，壘壁寫陣而齊影，羽林分營而折
輝，土功司築而開務，天廡分馭而起機，騰蛇蜿蜒而成
質，水虫總而攸歸，動則飛趨于雲外，正則盤索于漢
沂，北方七宿睹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養馴獸于園
囿，類封豕于郊，瀆左更處東而掌慮，右更居西而司
牧，立困蒼之儲聚，樹溷屏之重復，司空生土以知祥，
鈇鉞營務而蕃蓄，軍南門列轅而出衆，天將軍揚旂
而示逐，惟王良之策馬，知車騎之滿野，家居河而路
寒，策載鞭而電瀉，閣道貯游而據中，附路備關而居

下循胄婁及昴畢直趙地之郊衢昂髦頭而肅引畢
罕車以迅驅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
高望氣天讒備巫卷舌安其寂默附耳聆其諂諛天
船泛影乎清瀨大陵分光于碧虛貯積水而窺害包
積尸于壘靄礪石資夫銛刃月宿歸夫太陰天街畫
于戎野天阿察于山林天節宣威于卯域天陰進謀
于腹心天庾積粟而標稔天廩備稷以祈歆天園曲
列今儲芳天苑圓開今畜禽芻藁遵納秸之軌殊口
曉重譯之音九游排鋒以進退軍井依榮而淺深天
關嚴扃于畢野諸王列藩于漢濤何五車之均明而

三柱之昭煥納五兵而藏府圖九貢之邦貫天橫利
涉以淪漣咸池浮津以渺漫闢岷峨之列壤踰崑崙
之耀形示斬艾以明伐沐褒旅而獲寧參旂懾于邊
寇王井通于水經坐旗肅穆而昭禮司怪幽求以發
冥屏嫌于客厠咎于圃亦有天屎緇黃效靈西房七宿于
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秦之伯色質明祠而變生錢
淬水而刑反四瀆斷江淮之侯兩河占胡越之急水
位瀉流而迅奔天罇奠羞而回集軍市通貨而圓綴
五侯疑議而衡立積水醞鸞酌之方積薪貯牲庖之
給野雞候兵而據市天狗吠狼而映漣關丘據乎兩

觀水府司乎百川，狼援戈而野戰，弧屬矢以亘天。老人祚主以秋照，丈人通神而夜懸。子扶尊而渺邈，孫胤緒以綿延。維天杜之著矣，實句龍之在焉。賦柳星而及張，識周禮之緩啓。儼昧頓以分噤，奉繡裳而賜醴。觀夫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交雷雨之靄靄，列后妃之濟濟。恍台階之六符，瑞泰平而聯燁。酒旗集燕以承歡，內屏繩愆而執禮。燿合烽而謀寇，實防邊而有侯。長垣崇司城之備，少微尊處士之懿。外厨調別膳之滋，天相居大丞之位。天紀錄禽而獸齒，天廟嚴伺而流粹。天稷播五稼之勤，東甌表三夷之類。爰

同翼軫，厥土維荆。驅風驛之千乘，奏雲門之六英。長沙明而獻壽，車轄朗而陳兵。青丘蔭于韓貊，器府總于琴笙。軍門坐夾于軍閫，司空掌土以司平。南方七宿矚

鶉火之崢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弘厥，類乾坤之閭闔。四座皆一帝之臣，九卿踵三公之迹。陪以儲

二，參以幸臣。從官肅侍，謁者通賓。即將立戟于丹陛，即位含香于紫宸。議淵謀于五位，驚嚴衛于常陳。仍寄屏于持法，控端門之內闈。明堂演化，靈臺候神。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大微垣胡天漢之昭回，自

東宸而綿絡，北貫箕而照斗。南經說而纏籥，合乘津

而泛瓠分標杵而浮閣歷五潢而浩漾淪七星而回
薄天維木宿之含精羌歲星之毓麗雖羸縮所察禍
福攸係然夫得之者隆失之者替詐明君而耀朗罰
昏主而光翳下爲靈社上儀人帝如妖胎而毀卵且
戢仁而施惠回鶩愆期前期舛契奮捨掎而示慝時
垣讒而表戾星粵若熒惑火帝之精每執法以明罰
必伺災而告誠守其邦而歲戰去其野而時清若崇
奢而曠禮則下乘而上征君惟釁發合與憂并浮天
慘而聳劍列蚩尤而耀旌司尾見而失國昭明出而
起兵熒伊土位之播靈有鎮星之耀質尋所履爲休

慶視所居爲禎吉廣邦徽而斯留祐軒宮而載出若
虧信而賊義則行愆而度失或含丹而舉兵或擒玄
而構疾旬始發而災起獄漢明而主黠星與彼金方之
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于屏翳實建象于將軍
如用兵之不察匪先達之攸聞高出利于深戰順著
指于寵勳苟恩微之不溥則禍變之司分或飛芒而
食月或變彗以橫氛六賊陳災而結禍天狗殺將而
破軍太諂大陰之粹靈粵辰星之攸欽乘四仲而晦
顯歷一周而視履爲用罰之淵模爲出師之合軌察
出劍而相去候征旗之所指非其出而憂寒錯其宜

而將死若濡刑而縱慾則委字而滾矢白其角而延
哀黑其規而應水辰星若夫究經緯之終始考幽秘之
機符昭晰今爲人主之明鏡齊藹今實真祇之秘樞
同聲聞而響集亦形移而影趨若岩穴之旌處士如
谷風之應騶虞者也爾乃退寒暑而弗愆中昏旦而
無越畢路雲滋箕纏似發亦有樞降軒而繞電景瑞
堯而麗月雖盼蟹之難尋信英靈之未歇喜大舜之
登禪耀黃帝而摩鋒壯高祖之叙歷感五緯之相從
殷旭縱眺識曹公之潛迹季郤流日知漢使之幽縱
荆軻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悲乎星隕
如雨而周替彗長竟天而秦滅地墮楚而九域吁嗟
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癸妖見漢帝圍而參
暈結周楚死而南衡晉齊殃而北列自大辰而及漢
彰宋焚而衛焚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姜絕諒吉
凶之有以匪災譴之虛設實罔念以作狂在恭已而
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選設其官職司其
吉唐則義和典察夏則昆吾衍輿或著殷巫之美或
登周史之號宋述子韋鄭稱稗竈唐昧將尹臯宣範
甘德與石申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有恭上聞變而無
傲此希微之妙術豈蒙昧之專好有少微之養寂無

進賢之見譽、參府器之樂肆、犯貫索之刑書、扎附耳之未達、方卷舌以安居、且瑾屏而絕駟、豈臨淵而羨魚、望天門而屏蹠、安知公卿之所如。

史記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乙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三星曰天棊、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携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河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卿、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疆、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圓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棊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藉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說而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于宋子韋鄭則

禪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趙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變而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百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疆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竝爲戰國爭于攻取兵革更起地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

國相王言從衡繼踵而臯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危虛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出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洛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

言人文有
運而核

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自主中國而胡俗數侵掠獨占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亭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疆時蓄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桂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八編類纂 卷九十五
晦吳楚七國叛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弗于河戒兵征大宛星弗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者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及逆行嘗盛大而變也日月薄蝕行南北

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闕狹有常水火金木鎮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乎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時
變觀此也此其有垣之象也雲雨震電風雪霜露類
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珥之類其怪也夫日大
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陰明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
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
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修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
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旣
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卽人間日用五府
之精光也水行最速一瀉千里金行于世其流如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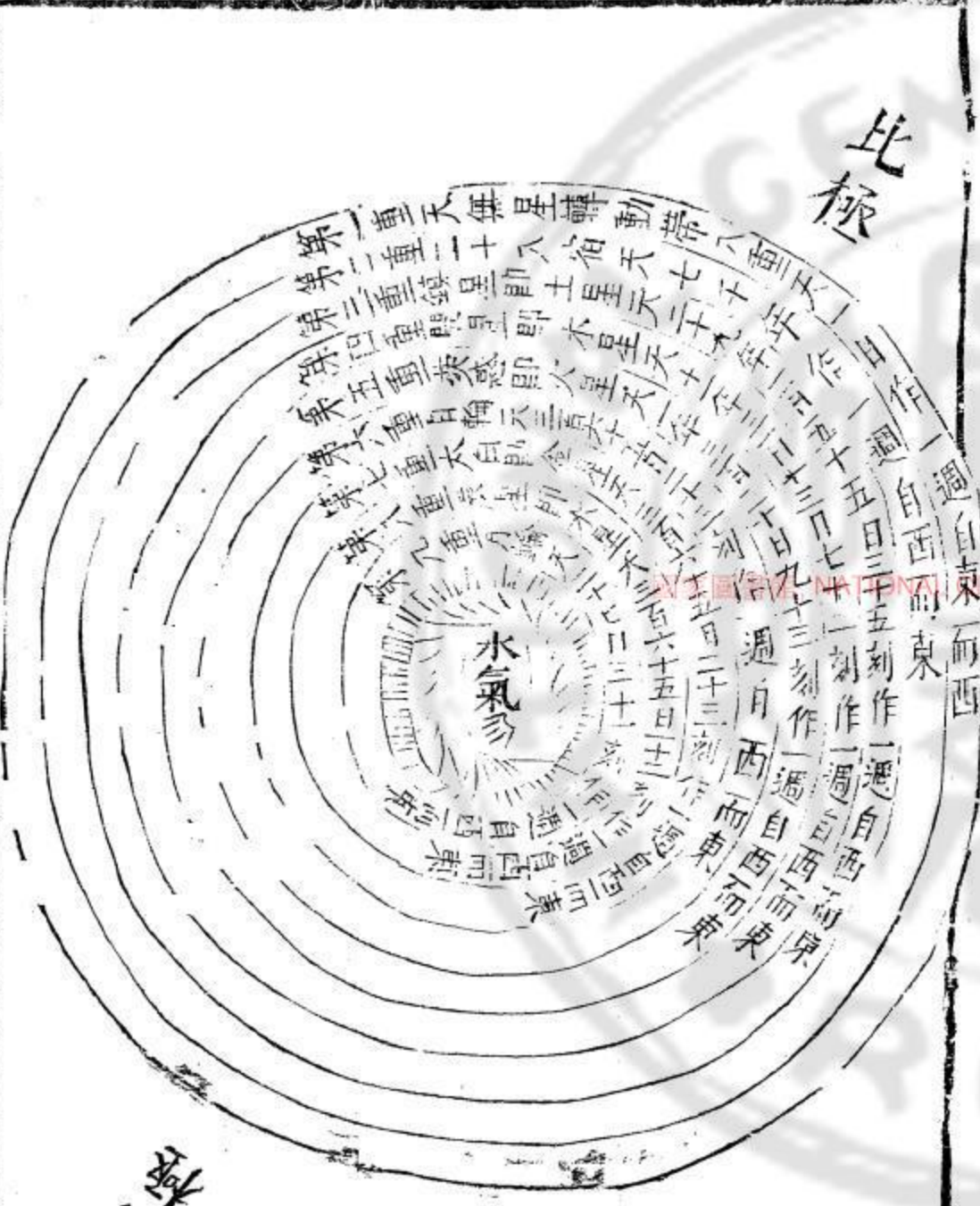
火三月而收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
歲一週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週天土
亦名填瀆如鎮以填靜爲體瀆如田以填塞爲用也
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
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
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于日者五水四十六年
而合與日者一百四十五三日天市明堂位也日太
微朝廷位也日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
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
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

八綱類纂 卷九十五
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于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玄武朱雀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日疏廟氏爲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鈞鈴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所主箕成帚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爲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重于耕織故牛女

相聯牛農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禍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蕃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泉水主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

故營國制城畫堦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祀祠事。柳主草木。又為天厨。主饗燕事。星為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凌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錯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為計。天首為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處即字也。故謂之月字。字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字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為十一也。

九重天圖



編頁... 天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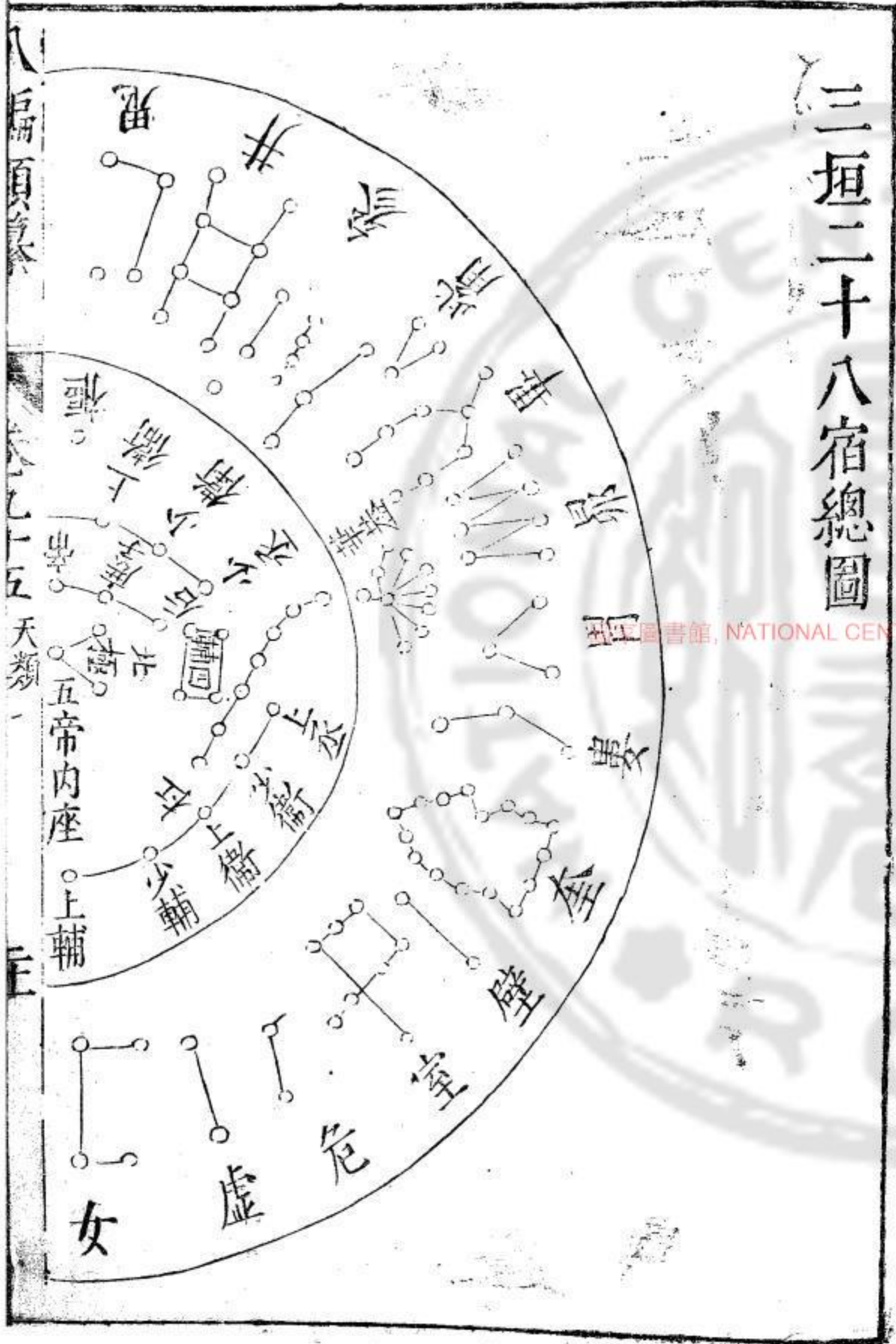
九天說符

天一也胡爲有九天之說哉子白勿聞之莫識其指
意其荒唐而莫之信也矧五星二曜合璧連珠會歸
一處亦不免有層疊之疑及博覽諸載籍有云日上
而月下者乃知日之高于月也惟其有高下之位故
晝夜往來同度同道或至薄食不相妨碍又有云日
小於月者豈日月之象有小大殊哉蓋人在日月之
下自下觀上乃知日以高而小月以低而大是以高
下分作兩層故謂日月各一天也否則二躍之象亦

甚短矣設非高下各途則當其同度同道寧無室塞
之虞哉前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
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爲九瓣天在最上一瓣次三
垣二十八宿所繫次填星次歲星次熒惑次日輪次
太白次辰星次月由上而下各分作一瓣而雨風露
雷山川海嶽人與庶物皆在最下一瓣且云五星二
曜其象小大各異辰星在第七瓣其象之大于月者
且數倍焉特自人視之辰星爲最微也初亦不解其
義近接瞿大素謂曾游廣南觀一僧自稱胡洛巴人
最精曆數行大海中惟觀其日軌不特知時知方且

知距東西南北遠近幾何因携其所製銅儀大不盈尺中分九層機可轉旋予細玩而繹之與九瓣圖義稍相似乃知辰星高月一層惟月之于人為至近也是月以低而大辰星以高而小與前日小于月義亦相類可見世傳天象圖不過于紙上平面視之耳若以九層豎起仰觀則凡三垣二十八宿五星二曜其小大明暗參差不齊何可勝筭要皆高下層疊不同故也是故合前所聞所見論之于一天之中分之為九者因日月星宿位次不等而分之此所以有九天之名歟

三垣二十八宿總圖



隋至北極爲天扛轂二十八宿爲天輳輻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者謂之上規史記索隱曰紫北也宮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

北辰辨

帝座惟在紫微据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鉅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中宮宿論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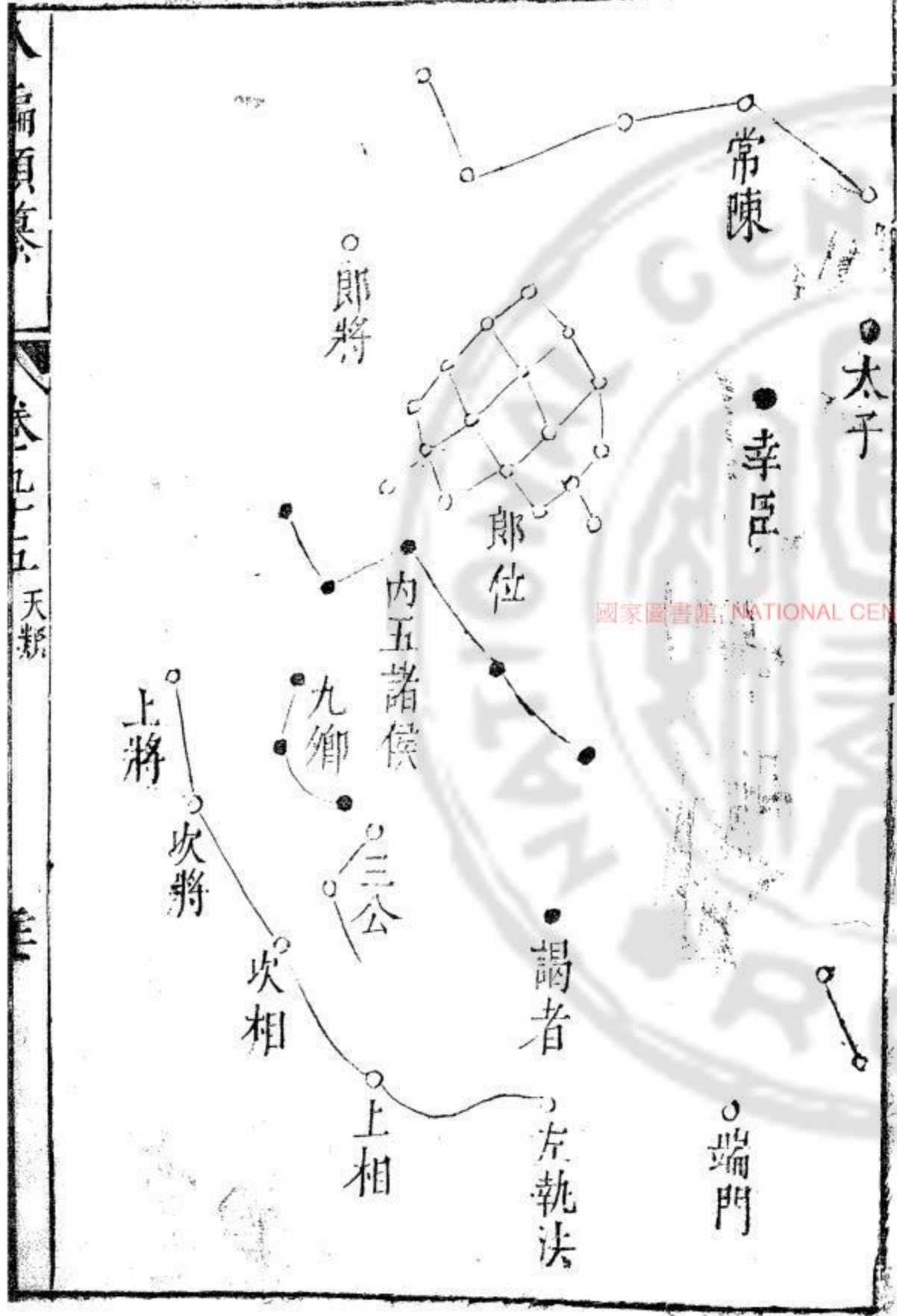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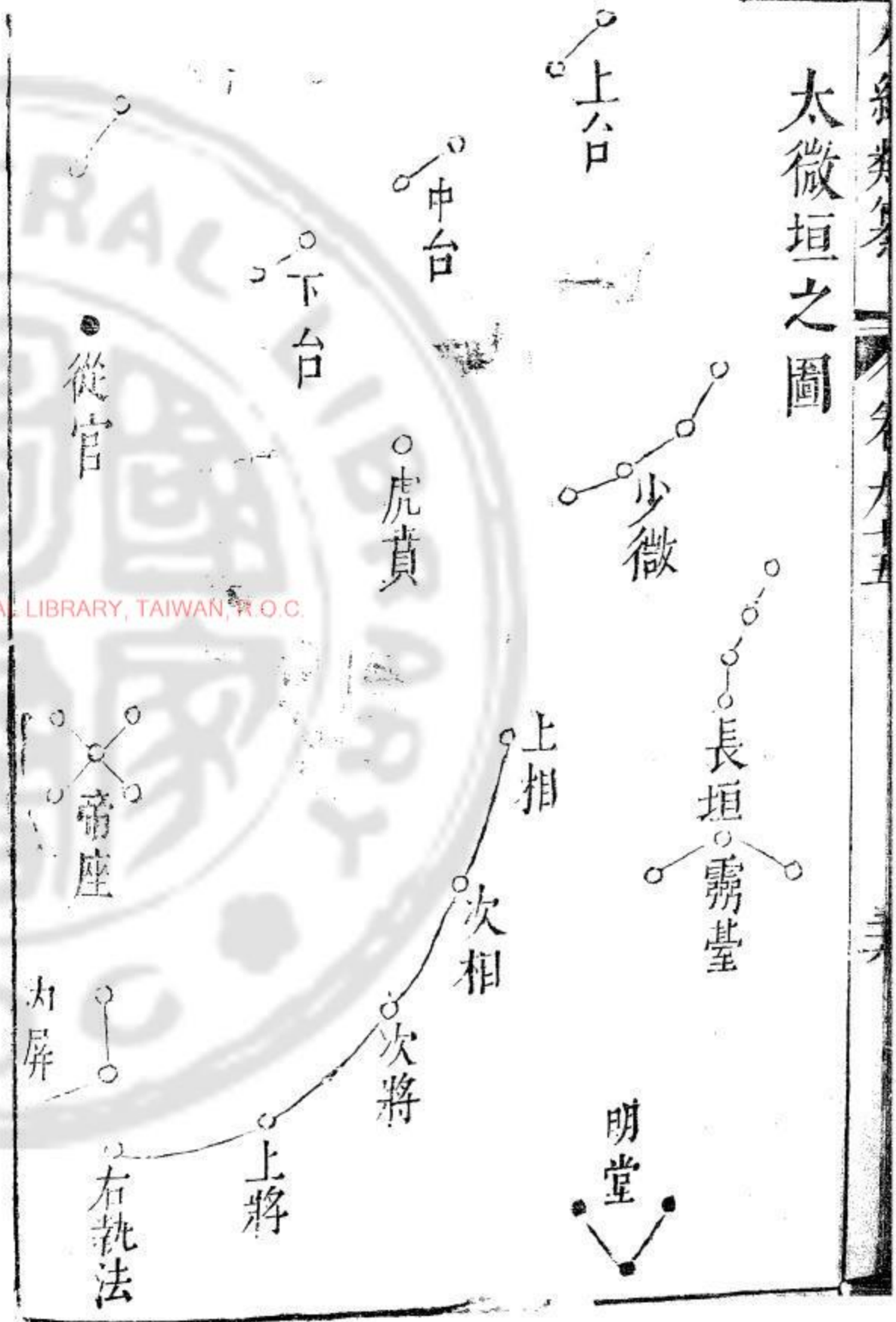
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
黃帝之子孫司保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
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蟠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
奮翼于前靈龜圈脊于後軒轅黃龍于中則是軒轅
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爲五矣世之言星
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
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而在張宿之分
野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市垣之星今所
謂中央五時分爲土德寄王鶉火亦猶是也 張衡
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
交合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
散爲露聚爲雲立爲虹蜺離爲背商分爲抱珥此十
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土之無定位而金木火水賴
以成與

太微垣總叙

太微宮垣十五星在翼軫之北天子之庭上帝之所
治一日天庭一日保舍五帝之座諸侯之府其外蕃
九卿也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者主之器也太微天
子常治理法命功授德列宿之所受符諸神之所考
節舒情稽疑順時施化以應天下之所也巫咸曰太

微上官也黃帝占曰太微東西蕃各四星南北列蕃
南第一星爲上將北間爲陽西門門北一星爲次將
北門爲中華西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爲太陰西
門門北端一星爲上將東蕃四星亦南北列南端一
星爲上相北間爲太陰東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
爲中門華東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爲太陰東門
門北端一星爲上將其南蕃兩星東西列四星爲右
執法東西爲左執法兩執法去間太微大庭端門也
右執法西間爲右掖門左執法東間爲左掖門右執
法御史大夫之相左執法廷尉之象主刺姦去惡之
事十里齊鳴則將相同心天子法安差戾則輔臣乖
違不明則臣失職動搖諸侯謀天下失次則大臣專
恣執法怒則煩刑急移徙則刑罰不中

太微垣之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微宮象緯考

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衡云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主平也隋志云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東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

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則成刑罰者一星在太微內在執法東北主贊賓客也不見外國不賓服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張衡云以輔弼帝者其名與夾斗三公同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占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

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
執法屏所以擁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星明潤則君
臣有禮黃帝內座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
子動得天度止得他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座
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不然則
奪勢又曰太微五星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內
坐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龍靈威仰之神也南方
星赤帝赤熒怒之神也西方星白招矩之神也北方
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云五帝同明而光則天
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水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同

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爲天子所誅也帝坐東北一星
曰幸臣主親愛臣明則幸臣用事微細書太子一星
在幸臣西五帝坐北儲二之臣星矐而潤則太子賢
不然則否金火守入太子不廢則爲篡逆之事從官
一星在太子西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
即將一星在即位西北所以爲武衛張衡云今左右
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恐不可當也虎賁一星在
太微西蕃之外上相之西下台之南靜室髦頭之騎
官也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與車騎同占常陳七
星如畢狀在即位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設強毅

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強微武兵弱即位十
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坐東北一日依鳥即位也
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騎諫議議郎三署郎
中是其職也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其大小相均
光潤有常吉天原發微云文武竝用長久之道在朝
爲郎官其星十五野爲郎將止于一天之示人深矣
隋志即位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
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明堂
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官明吉暗凶明
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侯災變也占與

可怪同少微長垣二坐星已釋在張星之次矣三台
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星天杜三公
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
曰上台爲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爲司中
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爲司祿主兵所以昭德
塞違也又曰三台爲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日泰階
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中階土星爲諸侯三
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所以
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
和集如其常度張衡云色齊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

和法令平、不齊爲乖度、金火守入、兵起、彗孛尤甚也。
帝座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座、五帝內座、又列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在太微而入覲乎紫宮、故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又有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分方主事、以輔天皇者、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北極紫宮中天皇大帝也、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宮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宮配五帝也。

天市垣總叙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一曰天府、一曰長城、天子之市也、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天子之旗、熾也、主斬戮之事、又曰天市也、者都市也、天下之所會也、石氏曰、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方邊國門、右一星次宋、次衛、次燕、次東海、次徐、次吳、越、次齊、次中、出次九河、次趙、次魏、門左一星次韓、次楚、次梁、次巴、次蜀、次秦、次周、次鄭、次晉、次河、閭、河中其星芒角動搖、光色異常、即爲其國有不臣、有叛謀、小失色、其國弱、黃帝古曰天市垣星欲明、光潤澤則吉、其星不明若

市星少皆為歲虛五穀傷糴貴大饑石氏曰天市
 星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不明則市吏弱商人多利
 郗萌曰天市明大則粟賤其中小星多則民當之一
 曰垣星芒角赤色則亂人憂然各家所指與圖中所
 載星名多不相協

天市垣之圖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	
星	赤七度 黃六度太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少
胃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太
室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少
牛	赤七度 黃七度太
心	赤六度 黃四度
角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
亢	赤九度 黃九度半
尾	赤十九度 黃十七度
女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少
壁	赤九度 黃九度少
昴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虛	赤九度半少強 黃十度
奎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半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少
鬼	赤二度 黃二度太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婁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太
危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太
斗	赤二十五度 黃二十二度半
房	赤六度 黃五度
翼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少
軫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張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度

八編頁真

天類

卷



赤度天道也黃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與鬼之度少蓋觜與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三度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觜觶一度與鬼三度各減一度耳至于黃道之度則南斗之度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范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二度爲二十四度井減二度爲三十度大略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爲一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爲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少黃志

一行之所紀者是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健與日月不同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爲歲故專于氣節虞喜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爲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夫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武帝大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羗岌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申辰之歲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

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則歲
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
減并度之不一與黃赤道之不齊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六
圖書編

天類

二十八宿方位度數圖

東方蒼龍七宿

角	<small>二星 上度</small>	亢	<small>四星 上度</small>	氏	<small>四星 上度</small>	房	<small>四星 五度</small>	心	<small>三星 五度</small>	尾	<small>九星 七度</small>	箕	<small>四星 上度</small>
---	--------------------------	---	--------------------------	---	--------------------------	---	--------------------------	---	--------------------------	---	--------------------------	---	--------------------------

北方玄武七宿



斗六星 牛六星 女四星 虛二星 危三星 室二星 壁二星
七度 七度 七度 七度 七度 七度 十度

西方白虎七宿

奎六星 婁二星 胃二星 昂七星 畢八星 觜三星 參十星
七度 七度 七度 七度 七度 七度 九度

南方朱雀七宿

井八星 鬼五星 柳八星 星七星 張六星 翼五星 軫九星
三度 三度 七度 七度 九度 九度 九度

天本無度以二十八宿為度然則二十八宿果有度耶不過因日行纏度而假星象之著明者以計其度耳故其度之多者如井至三十三度少者如觜止一度要亦以日躔適與各宿相值者分之故其度之多寡於是乎生也但井三十三度或以為三十一度觜一度或增為度半或減為半度強是則古今論天之度數者若此紛紜不齊又何怪乎曆之無定法也况經星一度統地一十九百餘里占分野者豈易言哉

天度類考

如井斗之間非無星也然日躔不相當故其度不得

不濶紫鬼之刻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適與之相
 當故度不得不狹而其得度濶狹又非舉一宿全體
 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體言合距杓星為度
 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為度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
 第四星當日之度也總之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
 日躔耳

赤道黃道星度

角	赤十二度 黃十三度	亢	赤九度 黃九度半	氏	赤十六度 黃十五度大	房	赤六度 黃五度
心	赤八度 黃四度	尾	赤十九度 黃十七度	箕	赤十一度 黃十度少	斗	赤二十五度 黃二十二度
牛	赤七度 黃七度大	女	赤十一度 黃十度少	虛	赤九度半少 黃十度	危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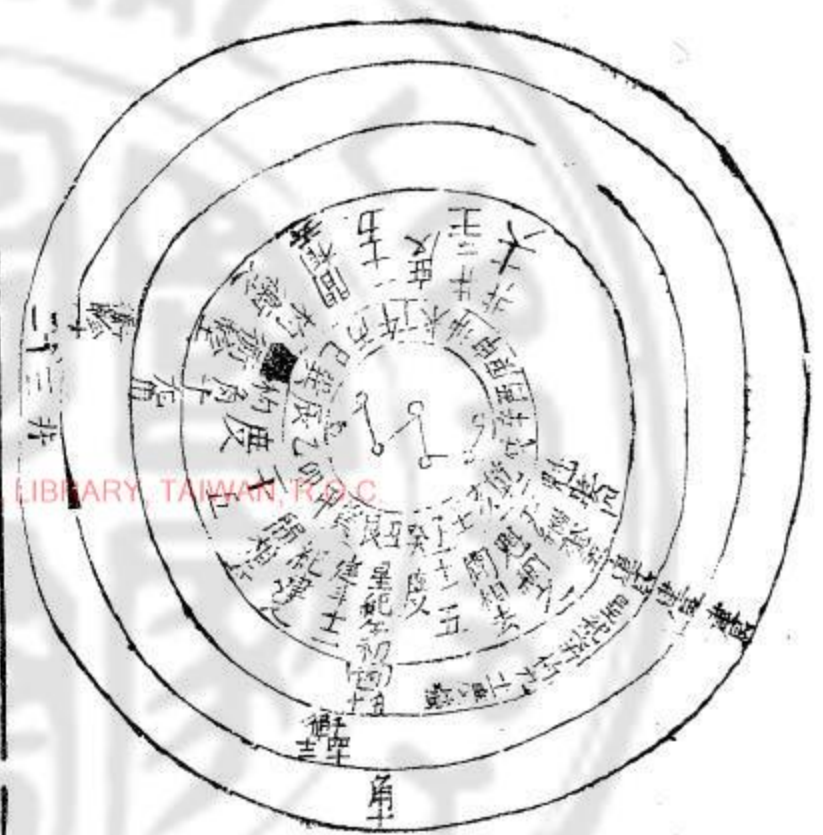
室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少	壁	赤九度 黃九度少	奎	赤十六度 黃七度半	婁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半
胃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大	昴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少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少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度	鬼	赤二度 黃二度大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星	赤七度 黃六度	張	赤十八度 黃十八度	翼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少	軫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大

赤道分南北之中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內外赤道橫
 而黃道斜斜長于橫故黃道為之增赤道居中黃道
 旁出旁狹于中故黃道為之減蓋亦自然之數非人
 能增損之也雖然赤黃二道本皆天度但以赤分天
 中故為天度日行黃道故為日度日行天之內天運
 日之外外則有餘內則不足孰非自然之勢哉

星度說

黃赤之色特借之別筭位耳曆家以為實有黃赤九道繆矣赤黃二道辨

斗綱所指月建總圖



內一二十四氣

次二綱紀本始

次三杓攜龍角

次四衡殿南斗

次五魁枕參首

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見之辰即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曰魁第五曰衡第七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則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倣此

邵子曰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又曰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

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
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
十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轉故
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也

七政曆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
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蓋非不知
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
相值處算之因此復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

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艘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
已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著
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
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
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
積二十八日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
遲其不及于天積十二個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
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
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
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

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人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入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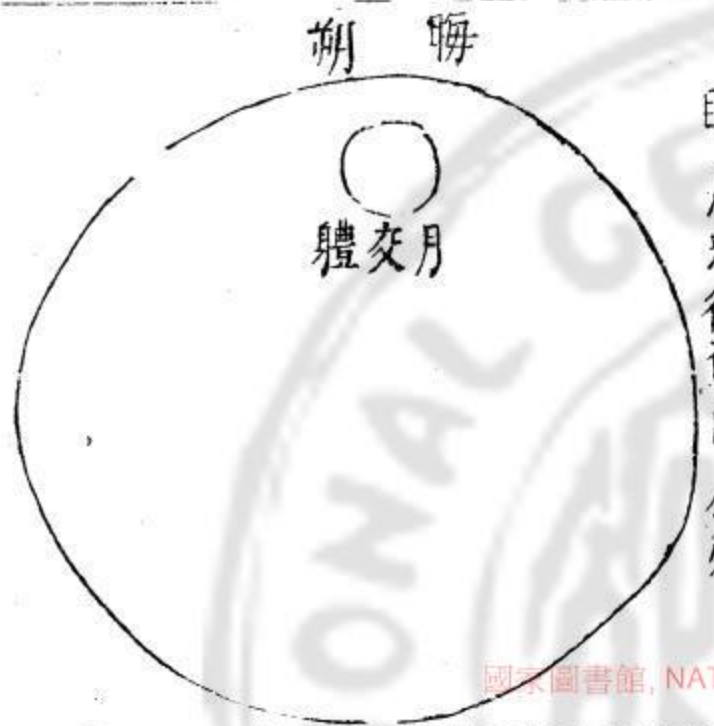
冬至日纏距赤道二十四度，立冬與立春所距亦相近焉。

當是時黃道橫而平，極也。夏至立秋黃道橫平而近北極，亦然。蓋冬夏之日躔東西移差多，南北移差少，春秋則黃道斜移於南北，雖東西行而南北差速於冬夏，故春秋六七日間增減晝夜一刻，而二至前後其晝夜長短增減一刻，相去二十餘日矣。是故冬夏增減之日遲，春秋增減之日速，日數未始均平也。舊云日未出二刻，半天先明，日已入二刻，半天方昏，然此五刻不可以衆星出沒論，但日始出爲晝入則爲夜也。入方位
太陽出

明魄朔望

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鬼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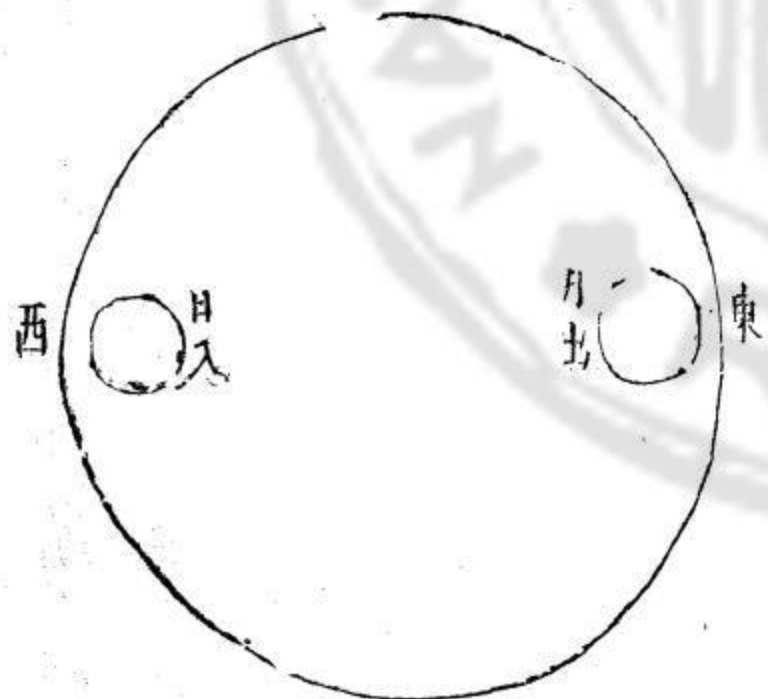
日月晦朔構精圖



每月初日月已會
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朔月三十日月方會
即月光都盡而為晦

日月相望構精圖



日入月出東西相望

夜半日月上下相望